

新安文獻志

卷之八十四 乙

行實勳賢風節才望表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六

乙集

行實 勳賢

朱學士升傳子同

朱禮侍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訪子常往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書房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食之弟子負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登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厨去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秩滿南歸而斬黃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兵下徽被旨召見

上潛邸冬辭歸明年梅花初月樓成

宸翰四字賜焉嗣後連歲被徵

史命既就道不辭比至見
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强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
知制誥周修國史次年

聖主肇登夫寶政元洪武車駕幸沐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尋以年
高得請致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幼爲學即
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工上窮道體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
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溯
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于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
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
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
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
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
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

孰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官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
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返斷裂其
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
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編提目舉一覽可知其
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
之作也知其羸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
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樂也於易則
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
卦之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
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應用九用
六之微機卦象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
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于前圖以
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其成於朱

亦何嘗離刻為文而誠意益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不究道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洪武六年正月
上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者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朕觀前代君臣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計承此式言不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洪武六年四月丙辰以詹同為翰林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九月壬寅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等言自
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
上從其請命同與侍講學士宋濂為總裁官侍講學士樂韶鳳為纂修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儒士朱右趙壘徐尊生同纂修
曆成自
曆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於上曰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於天下後世
○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其議之於是同與學士宋濂議以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陰陽以敬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凡祭祀罷上香○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歙都御史詹徽等
九年七月
上以左都御史詹徽在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洪武二十三年十月
以太子洗馬詹毅為尚書同承毅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大誥都察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以詹徽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大誥都察
完無微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者異同下人所事亦異同微刑部
不容奸偽所役之吏髮蓬而始容怨肌瘦不異羈囚蓋不得肆其貪
若其好爵始友及臣至小人相累極刑者二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
有餘而才少不足屢被小人相累極刑者二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
非以春其德也今奸人一切行移計稟皆舞文弄法以愚之賄賂其奸
人小反謂懦而無為一切行移計稟皆舞文弄法以愚之賄賂其奸
德無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非淵泉其
德海容其物以為愚人心之不古有此邪

資德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楊公寧墓碑銘 彭文憲公

天順戊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刑部尚書欽縣楊公卒于家又明年
庚辰其弟宜之子挺會試來京請於予曰先伯父歷仕于朝幾三十年
功名事業著于中外惟是墓隧之碑宜有文以詔後世而缺焉敢以為

請儻異一言庶幾其不朽也言既因授予狀按狀公諱寧字彥謚姓楊氏世爲錢塘人高祖世隆元教授曾祖本仁祖源俱隱德祖耀父諱昇有文學行誼卒官徽州府學教授因留家焉公生而穎異甫三歲祖父引至膝下口授以詩即應口成誦八歲能通大學語孟十一而能屬文十八即以春秋魁永樂丁酉京闈鄉試兩赴會試中乙榜不就宣德庚戌林震榜第二甲進士第一人尋詔歸進學壬子赴召明年授刑部主事諱獄明恕蔚有時名正統己未麓川宣慰思任發反寇虐隣境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隨征公其首也師次麓川境賊遣人欵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喜公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已衆謂公迂激令督運千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焉比還京將兵者率以失機被譴公獨以勞被褒賞特陞郎中歲辛酉大舉伐麓川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公驥知公料敵之審也仍以

公行師入境王公指授諸將進取方畧以公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若賊矢石如雨公奮不顧身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柵險拒守公曰賊徃於前勝當多功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王公用其言令諸將各視形便以進諸道俱奮連破七寨斬陶孟輩等餘賊奔潰遂乘勢擒賊巢穴之賊以死守晝夜攻戰不息因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不知所爲死鋒鏑及墮崖溺水不知其數師還上親宴勞于奉天門賜公白金楮幣拜刑部右侍郎壬戌丁母袁夫人憂甲子奉命參贊雲南軍務至則練兵伍督屯耕興利去害不以私撓而於懷撫遠人猶盡心焉先是有頭目恭項者嘗効力隨征公於是請置龍川宣撫司以恭項爲宣撫用旌其義民夷悅服有言騰衝險要宣城之以控制蠻夷者上命公往城或謂公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死蓋徐圖之公曰我知奉命而已違卹其他卽往相地度工計財費勉勵將士使効力赴

四旬有五日而畢工因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夷風自爲文刻
石紀其事入敬服焉先是麓川賊首逸于緬至是公以城完民且効順
謀所以致賊計乃簡銳師若將有所向者先遣使奉詞責緬人懼
未敢自効卒誅大寇函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之憂丙寅特
贈侯璉代公還朝丁卯登戊辰春
上以清明謁祭三陵俱命公留守未幾聞浙東廣東寇竄發師征未
寧江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患朝廷命公巡撫公至按視郡縣當賊
衝者增修城垣立排柵以禦要隘團練兵訓以武藝賊有侵軼者輒
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公於是時益鎮以簡靜暇則編歷諸
郡宣

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還京奏
對稱旨有金瓶文綺羊酒之賜明日拜禮部尚書與比陵胡公協心政
務濟寬以嚴人言得體後一年以病足艱於步履調南京刑部示優禮

也其在刑部凡五六年斷獄一用寬恕民以不冤蒙 贈曾祖祖父俱
尚書曾祖妣俱夫人天順改元致仕家居踰年以疾卒春秋五十有
九訃聞朝廷遣宮賜祭營葬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一都之金
山下配曹氏封夫人無子子宜之次子埈如已出側室吳子一人長壩
以公平南功授徽州衛世襲副千戶次城文一人俱幼公天資孝友年
方十四適其父教授先生承 詔預修永樂大典公隨侍至京既而父
遘疾且卒公於侍湯藥備棺斂無不致謹扶柩歸葬于錢塘不憚險遠
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侍養謹甚會其弟宜領鄉薦而公亦被
召乃謂弟曰母之所生惟我與尔今俱出而仕何恃以爲養邪弟感其
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公友愛其弟無間始終待鄉黨朋友一以信義事
上以忠泣政以勤臨民馭衆嚴不刻寬不縱所至有惠于人而性識機
警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衆中出言清辨有條聽者忘倦故識與不
識無不稱道其爲人而慕仰之其學博覽經史尤長於春秋自少卽馳

名場屋所作諸文有白雲稿卧雲稿藏于家公弟宜舉進士拜監察御史今為廣東按察副使其子挺景泰癸酉鄉貢士科第蟬聯實公啓之而挺又知為公不朽計可謂不負所教已銘曰

絲絲楊宗世德遠而再仕于外不大厥施委社諸祥而公傑出磊落其才沈厚其質乃雋賢科乃官郎署乃慎乃勤乃馳清譽滇南徼外蠻寇縱橫再征以師而公在行協力贊謀妖氛斯滅終鎮以靜遠人慕悅爰

爰江右與寇為隣天子慮微命公撫巡公於為政春生秋殺民以不恐亦懷其德累茲勞勤正位六卿鴻聲駿望洋溢二京歸日幾何而遽長逝壽雖弗延名鮮與儷金山之麓高墳我銘以昭之百世不磨

大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
贈太子少保諡襄毅程公信墓誌銘
劉文和公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休寧

程公卒于正寢有司以訃

聞詔贈太子少保諡襄毅遣官諭祭營葬朝紳咸曰公一代人豪而今已矣可惜雖然 朝廷于其生加以穹秩于其休褒以 爾書于其沒

優以卹典且有象賢之子昌大其業是公雖死猶不死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子敏政慟謂予曰先生交先君子三十餘年僕又曾聆先生一

日之教茲墓中誌銘敢以為託乃誌曰公諱信字彥實世居徽之休寧其先聞臣大儒載在簡策可考高祖諱社元至正末用薦者起為承奉

班都知不赴曾祖諱吉輔兩世妣皆吳氏祖諱社壽 國朝洪武中謫居河間考諱晟俱以公貴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祖妣汪氏妣張氏俱

贈夫人公以易經中正統辛酉順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已巳

英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虜遂南侵京師戒嚴 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

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首見采綱虜酋也
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鏗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公堅持不
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爲鏗援虜引去景泰紀元
命公充副使持節冊封 華陽王妃凡 王府有餽遺悉却之歸陞左

給事中辛未九月

英廟還自逆北居南宮公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
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
景泰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叅政
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奏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
視舊加二十付公公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卹今故爲此斛
置人於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
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
下丑

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繼公爲大僕卿
東巡撫缺員陞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賜敕以行守將海寧伯董興
姻聯曹欽公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輪簿凡
百號令一新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公使土官修城授以成算往廉
之得朝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以還公疏曰乘其未發急遣二使問
之可伐其謀 朝廷乃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
不肯承出制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各貢馬謝罪虜酋季來聚衆欲入寇
公自率師巡邊營於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
事多不法與董興相結納僉事胡鼎按其罪四十公以狀 聞詔中官
及錦衣郭指揮逮霖而籍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半都御史寇
深因併劾公輕聽胡僉事言調南京太僕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臣言
非公不可召陞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

今上皇帝卽位起復公于兵部又轉在成化丁亥四川貴州山都掌蠻

據大壩山菁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沓
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鷲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壩將
士依公方畧用神銃勁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
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塞其門以
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于賊者遣
師殲之未及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凱旋進兼大理卿有
白金綵幣龍衣之賜前此公營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漳蕩藉興舊恙
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卒卯春

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苛伸理者五

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公所料南京缺參贊機務

大臣廷臣交章薦公為宜

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彗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
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縱循舊典可書者尚多在南京參贊已四

載復疏乞休

上重違公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勿久安于家之語明年公還休

宣聖第文四年謝世距其生則永樂丁酉閏五月十六日得壽六十有

三葬于東南南山之原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丙戌

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累陞左春坊諭德學行為時所嘉次敏德大學

生次敏行邑庠生早卒女一許聘忠義前衛指揮子凌雲漢孫男三熹

圻塏女三俱幼嗚呼公儀觀魁偉性資剛果六籍白子無不涉獵為詩

文畧不經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耕以養居憂廬墓側有芝

產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恩義兼盡遇故人子矜卹振拔

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一不以挂目為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

惡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為賢掌兩京

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
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

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以不殺一人
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

人主之大柄懼聞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
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為後世法若今敏政
輩進進未已能昌大其業安知天之報公不在此邪晚號晴洲釣者有

晴洲集若干藏于家銘曰

於惟襄毅晉臣之系宋儒之裔豪傑其才剛大其氣於昭襄毅科第高
登祿位馴致兵刑事司留後是寄果哉襄毅眾方勢勢我獨易易不數
言間能決大議偉哉襄毅車轍所至吾民獲利威震蠻夷名揚當世無
憂襄毅文事武備有人承繼誕昌前烈引而弗替無憾襄毅善始令終
皇恩特異歸于南山垂休千祀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六

乙集

祭文二通贈諡誥一通及錄用詔旨別立石于神道碑之左既刻
前于上虛其下俾臣濬記之臣聞君臣相得自古為難其得之於生
君整所學以畢周于世得以歸休于田里令終于櫛下平生之心事所
以忠

若報國者於是乎無所愧也蓋棺之後而又得
惜其用之未究而
後之人而予以世
非公之生前盡忠
敬政者錄玉

大君之賜
本朝待臣
世有所徵
夫禮節在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六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七

乙集

行實 風節

宋諫議謝公泌墓記

周叔虎

叔虎來新安之初年嘗遊問政山於興道觀之左見有墓焉也落僅在而表識不存詎知觀事駱如召曰國初謝諫議也求其詳而不可得問其子孫則曰久無人至觀舊有遺田數十畝為黃冠香火費故歲時祭奠觀中不敢缺嗟夫諫議官至四品不卑矣且死未甚久也湮泯無聞殆中經大兵毀蕩又世次渙散以至於斯歟後二年偶得羅使君新安事實而讀之則諫議行狀班班籍中反復敬觀其高風峻節乃如許因舉本末於太守趙寺丞師端是可不以其狀鑿之堅珉植之墓左以發其幽光於幾墜哉欽宰孫評事涇傍林之曰請任其事於是據依事實而勒諫議行狀於興道觀焉嗚呼昔東坡叙王元之畫像贊之曰想其餘風遺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諫議當時議論從容有禮差似元之不

然則我太宗盛德而諫議以直被稱獎幾及長孺流輩此又似東坡擬王元之事也有人於此而澤及五世彼蒼誠不可詰若夫尚賢崇德無間昔今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書而勒之亦揚善之意也嘉定乙亥秋七月望日泗人周叔虎謹書

謝諫議傳之說
羅鄂州

謝諫議泌字宗源歙縣人自言晉太傅安二十七世孫少好學有志操賈黃中一見奇之謂人曰此子才器不羣異日當顯名於時登進士第知龍州青川綿州彰明縣三遷殿中丞代還獻所著文二十篇古今類要三十卷召試中書以本官直史館賜緋時言事者衆詔閣門非涉僥望乃許受泌抗疏陳其不可又乞依唐分經史子集爲四庫人掌其一太宗嘉之遂以泌兼知集庫淳化中王禹偁請羣官謁宰相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於都堂皆同時接見以防請託泌以爲若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夫以萬機屬任輔臣非接見賓客何以究知外事若止都堂

見而咨之曾無解木之暇古人云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設若杜公堂謁昇之禮豈無私室基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上覽疏嘉歎從之仍以疏送史館會修正殿泌以爲不當施采繪亟命代以丹堊且獎其忠盡拜左司諫賜金紫并賜錢三十萬嘗對便殿上稱其狂直敢言泌奏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自竭昔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鄭谷爲詩閱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後爲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元觀燈特預召自是爲例未幾爲三司副使鐵副使時外舅魏羽爲使以親嫌換度支副使真宗即位改主客郎中知號州在郡上疏以爲致太平無出姚崇所獻明皇十事臣記雍熙末年趙普嘗以此獻先帝深以爲然俄命普入相尋普病北狄擾邊未及施行今北狄已息繼遷請命正是行此十事就太平之日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不用小人不與奔競之流以官爵開直言之路此皆致太平之術陛下下符其八九矣又繼遷小有不恭不足深責平城之

事空弱也漢祖行之以安天下近代石晉用景延廣之言以絕和致天下橫流豈得為強聞虜所貪嗜者禽色利欲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以弭虜心又自古輔佐聖明建萬世之塞立不拔之策者未有不由宿舊大臣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能為之也願陛下察此則纖人不敢萌心大賢得以卑力矣疏奏上頗嘉歎後知福州代還民刻石于所經之橋名曰去思必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曾不過數人後皆至卿相每欲薦庸必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拜曰老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曰即其所薦也知襄州日鄧城令張逸有善政縣去州十餘里必假日小車從數史渡漢水至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逸野飲吟嘯終日而去薦逸官至樞密直學士為時名臣西祀還授泌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監沐巾榻端坐而終身不飲側時年六十三歸葬鄉里錄其子衍為太常寺卿禮部尚書為將作監丞

汪推官 汪推官 汪推官

維鄂州

汪宣德汲字子遷績溪人年三十登嘉祐中進士第嘗為慈溪令德門鄉河塞數十年為賊所焚由數年頃民歌且祠之以太平州推官鞫贖善大夫陳知規獄方暑繫者百餘多病疾汲解釋浣浴飲食之訊得其情知規復官繫者出為佛齋以報之繫廉與物無忤而政稱彊明卒於元豐中子奕字公偉時方復詞賦取士奕尚少試太學即為其第三人與弟襄相繼登第友愛尤篤為東流令有書生以妄言繫獄憲使欲寘之極典奕以為狂疾奏上果貸死使者以書謝曰微君吾幾陷失入襄字公弼少從兄游上庠商河常環號知名見之驚喜與定交仕為南陵主簿太守翟汝文引為兵曹薦其文史足用詞有古風書遺朝士言不喜為宣城守而喜識汪主簿始襄在太學有詔擇內舍生為使臣學教諭以教諸小內侍大司成汪解以襄名聞時梁師成為提領方貴寵見襄頗禮重會襄以內舍三試不中當退舍師成從容言於上有旨特免襄自陳願得退舍不可以襄故亂學校法上使小內侍從襄學者押

赴內舍竟不就及登第後師成欲薦以為館職襄自言處學校又方欲
試吏州縣不願在冊府師成覺其有嫌遠意寢怒語人曰彼者儒也詎
敢說之至是狹將滿有內侍為走馬承受過縣劾不時賑濟令佐皆停
官被鞫或言師成有力焉後改宣教郎押白金詣虜帳用虜中權衡屬
其半酋怒甚同行皆股栗襄徐辨竟得直嘗作平陶朱西子賦與寄高
遠而安子安世襄子安行皆復登第安世資端厚教後進有法官不遂
卒安行篤行義能官為金華宰

王修撰愈傳

洪杏庭

王修撰愈字原道初名宗婺源人少敏悟年十四試于國學以腐草化
為螢賦擅場冠多士後登第仕所至著善政令建昌歲饑民聚為盜立
法賑濟所活數萬人諸司取會以功列薦于朝徽宗命書籍姓名政
和二年任滿造朝賜對垂拱殿稱旨御筆改賜今名命知信州賜銀緋
奏乞回授父汝平有旨王愈父子並賜銀緋後不許援例宣和二年十

月陸寇擾東南陷杭歙歙州即棄勝犯信愈奏用鑄山宗
王舜舉監鑄錢高至臨同治兵事賊攻城不得志稍退也柳家都至臨
率銳士斲枚火其營賊狼狽走愈縱兵擊擊大敗之縛其偽統兵賊道
去上降詔嘉獎除秘閣修撰賜金紫愈奏疏極言憲臣張苑閣帥韓玘
等縱賊之罪特王黼當國舊與愈有隙掩其功改知嚴州上尋悟使還
信州愈至築二室於城隅扁以示喜後韓玘詔中語也內翰龍溪汪公
藻為之記四年王黼猶媚前功乃諷御史擊愈張苑輔以羅織坐是請
逐尚宗中興呂公頤浩首以愈為薦盡遺舊秩紹興二年起知無為
半載以老上印綬歸六年卒有文集若干卷

新定志特公之
公破賊一事不
貢進士之功童
固進士之功童
天定之可待既
州免舉進士臣
鳥良狗可以得
新定志特公之
公破賊一事不
貢進士之功童
固進士之功童
天定之可待既
州免舉進士臣
鳥良狗可以得

尚願皇武薄言震聳倭焉潛遁然要我金幣欲我土地罪豐貴正天
 人共怒必得引大軍與之掃蕩巢穴則我根株以快元元不義而無
 時務之所急者士有志謀而無忠義則不足與見朝散大夫天祐
 謀則不足與信州臣王愈於宣和二年睦城信居江蘇之邑顧自
 修撰前知無全城次窺江左而傲為矣盡信居江蘇之邑顧自
 有而抗盜愈於是時躬先僚屬丁寧訓諭痛切效死又令邑豪右
 稟會募民之勇悍者使之被堅執銳以自保朝恩念其復歸田里
 之屢至願乃自退是以千里羣悅咸賴以全蒙恩念其復歸田里
 方對輿望以屬吏計其微類作逐遐商昨蒙恩念其復歸田里
 其德義智謀彰彰不以其失毫髮繫於育中此其所謂養有大過
 以神將軍印親整六師與彼朔方意曰復我河內故壤歸我軍
 天旋地轉祖功宗德宋興二百年威靈昭格堂堂大陣歸我軍
 拔邊防最喜為國社在此一舉不天深思孰敢問也而狼子野心
 無治使如何備禦足以致之利之用何能訓練使士卒足應倉卒
 威武彈壓有厭士卒之利之用何能訓練使士卒足應倉卒
 智謀足以及此陛下武舉而用之置如使尚父其於回鶻之意
 如周宣王中興下可以復枕無憂將見天下之歸於靖康初然為
 儒生言有可採者不妄論焉其慮有三曰諸日親曰偏臣始於愈
 是三者念臣與之同里開知其為人為尤詳當聖下求言之始故
 下言仁愛周物可以論列其過有不可恕者尚無事不能見雪於
 馬

黃侍御葆光傳

洪文敏公

大續志王舜舉字伯俞初門人登紹聖進士第仕至信州通判時
 密閣賜銀五百兩綉五百匹以旌其功尋除江東提刑卒贈太中大夫
 黃侍御葆光字元暉黟縣人少孤刻意於學年十六居太學有聲四試
 禮部不第縣欲以應八行科辭不就從使高麗補將仕郎以銓試優等
 賜進士出身調齊州司理閔獄囚枝蔓者一夕遺數百人通判以為疑
 視贖無不當者上其事進秩修職郎政和三年召除太學博士又以薦
 者賜對改秩除校書郎後為左司諫以言事忤蔡京徙符寶郎七年除
 侍御史言常平法壞及乞推陝西監司赴所部燕之禁頡之諸路郊祭
 百官饗餼用羊數萬屠割烹煎腥羶淋瀝請並支食錢以稱嚴恭之意
 北方歸明人李良嗣撰北夷錄平夷書大臣主之擢秘書丞葆光論良
 嗣犯罪亡命斬於免死既妄撰平夷符書以干進萬一語泄致生嫌隙
 又良嗣私問骨肉消息不絕此其心亦未易量自祖宗至今納疆土攜

族帳來歸者不過崇以虛名厚以廩祿置散地羈縻之未聞養之華省
因列五言以防微爲戒條三省樞密院吏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
革之省費月數萬因請更中外引例破條及無條制直陳乞者令各守
成憲又言君尊臣卑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
其分不可抗引洪範威福剛柔之說以爲威福之柄在我和而順者克
之以柔強而弗助者克之以剛用剛克則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應用
柔克則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信先王所以操利勢馭人羣而莫敢撓
者以此徽宗令左丞讀其奏於殿中以示大臣知兗州方邵輒至國門
求赴堂直議葆光奏請重竄之上悅面諭曰未嘗敢有人言此者又論
崇寧後增置兼局之費有百令蔡京裁定京乃陽請一切廢罷士論恟
恟上疑不可行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七員檢討官十有六員制造
局文武官三十餘員豈無可裁定稱上意者他日因雨澤愆期奏對言
君臣同心相濟然後可以寅亮燮理今師臣蔡京開增擬之路局委任

之意啓跋扈之心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皆依違畏避此所謂天氣下
而地氣不應者章入不報京陰中以事移卿寺未拜謫昭州安置言和
二年令自便尋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復主管江州太平觀其謝上表
云言之未盡悔也何追四年知處州州經寇攘前此民賃官地居者至
是豪右增直強請葆光至悉按如其舊輸賦閱囚每事經意爲建學請
監書閣二歲除直秘閣再任疾將革聞蔡京罷喜動顏色沒之夕家未
有繪象索之民間得百餘本葆光尚氣節喜推挽後進開口論事無所
隱諱博涉經史又尚理趣素惡積財俸餘以賙親舊爲嫁女奉喪家無
所餘郡人斂賻五十萬子由中郤而不受相與述其勤事感疾之狀訴
于朝得一子官

青溪汪先生華傳

周郡推

先生名華字信民臨川人先生本越人性孝友家貧好學三舉於鄉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甲科常以爲科舉壞平生志氣分教長沙帥

張公芸叟待以異禮從而受學丁外艱同寮釀金爲贖辭不受令家人毋持官下一物行見其妻所置錫水壺愀然曰以是汚我投之江中及爲宿州教授滎陽呂公希哲見之以比黃憲差容與其孫本中琢磨尤莫逆傍溪築室取少陵移居詩扁青溪堂蔡氏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已以周王宮教召不就曰吾異時不欲附名姦臣傳復爲楚州教官卒年四十生平深厚木伐無辭色可見稠衆中似不能言調親友之急解衣推食無難色嘗謂人能咬菜根何事不可爲其學欲明善惡別是非張右史未陳司諫權游漢陽醉皆賢之及卒滎陽公哭之慟且銘其墓詩在江西派有青溪類藁論語直解行於世淳熙丙申太守趙公燁繪像於溪堂合祠於學弟萃字叔野篤學有守喜爲歌詩東萊諸呂氏豫章諸洪氏競稱之與二謝尤親學取昌黎語名齋曰歸愚登建炎二年丙科歷洪州司理帥李公回趙公林皆禮以上客轉分宜丞御史李案宣諭江西至袁一見曰聞君賢德久矣舉清白第一卒年七十二有歸

集姪孫大經字淳夫博學多聞嘗哀溪堂師友尺牘友著臨川耆舊傳人多稱之

宋左朝請大夫司農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觀汪公叔詹行狀

汪直閣

公諱叔詹字致道新安歙之平遠鄉新平里人曾祖承吉祖翰皆以隱德終考世基致任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累贈至右中大夫妣太令人鮑氏公少齡警悟博見彊志屬文無險易操筆立書未嘗起草以故弱冠擢庠序聲崇寧四年會試鄱陽以第二人與計偕次年春登第授將仕郎虔州會昌縣尉未上改宣州州學教授秩滿轉從事郎移鄆州州學教授秩滿轉宣教郎朝廷行三舍法專用經術取士禁絕蘇黃之學公大好之竊玩其書故爲文雄邁不羣政和六年至京師求試詞學兼茂科考官第其文入優等宰相見之謂有蘇黃氣懼變一時文體斥不預名拜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成資罷宣和五年春有薦公文行者除

太常博士是年冬始至京師供職轉奉議郎契丹大將軍郭藥師來降有寵命為燕雲招討使公奏疏言夷狄之人狼子野心自昔臣蓄而親暱之鮮有不為患者獨不鑒梁侯景唐僕固懷恩之亂乎景以及虜歸梁意在逃死一日猖獗遂陷臺城懷恩由蕃伍降唐爵極王侯自懷危疑卒至反叛今藥師契丹之叛亡而我豐仇也寃之於內則荆軻之事可為寒心用之於外則侯景懷恩之亂覆轍在前臣伏願陛下以渾邪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如漢汲黯之言則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弗聽公以直忤宰相王黼黼風言官以他事彈公斥歸吏部左遷無為軍廬江縣丞自供職至是甫十六日而罷有識者寃之公於是挈老稚歸隱新平中以讀書為事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久之當塗蕪湖闕令外臺聞公名召攝令公辭請益堅勉强就職為政寬靜不鞭一人邑以大治居無何發運使盧宗原建議涇州陽湖可得田數百萬頃朝廷從之役數郡民凡十餘萬人宗原因近幸進由中得請眾咎其誕無敢顯言

者公獨奮然以為非弗肯發民會役宗原大怒劾公非沮詔書大不恭遣郭從事霍蠡督縣役夫蠡至公弗遣介牙亦弗與相見蠡大怒直造令治不得已負之謝蠡曰老病不能謁君君勿過也蠡拂然曰公為太常博士矣何肯先謁我公拂衣起取印寘廳事呼佐吏謹視印上官如此令不可為也兼程走京師上書闕下言李白丹陽湖詩云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陛下觀此詩則知湖之廣袤為如何詎可以人力涸也今宗原欺陛下役又弗就死者必眾富人家產破什八九百姓無辜誠為可憐宜亟罷以抹十萬眾書奏徽宗皇帝大寤御批即日寢役擢公提舉潼川府路常平等事宣和七年春二月也公至潼川半載為權右所疾復以章免先是東川民趨利售鹽并歲久鹵竭課浸虧破家產償官猶不能足監繫終莫得脫公一切奏蠲其逋削去故籍民免監繫者數百家至今為利潼川府戶曹牟邦彥廣安軍新明縣丞楊昂渠州鄭山縣尉陳陸皆姦黠弄法積取受百金以上他使者莫能按公悉劾

路悅服宜蒙褒寵不當反賜罷黜不報淵聖皇帝即位覃恩轉承議郎
至京師與樞密李綱書論時事綱稱於朝曰真天下奇才也辭編修官
供職數月有旨李綱所辟官竝罷罷十有三日金人圍京師公羈旅圍
城中食屢絕未始介懷深以宗社為憂偽楚立公之友或染偽命公力
誠之弗從遂與之絕敵退迎上南京屢表勸進大元帥府命公權太常
博士又命充徽幣官上即位儀禮皆公草定公勸汪伯彥薦李綱鄧肅
潘良貴可大用上召綱為相願為右正言良貴為左司諫綱始至公謁
之綱有輕汪伯彥黃潛善語公曰汪黃人望雖輕與主上同起草昧未
可間也相公宜委曲圖濟艱難不可使與為不肖綱弗納不卒公之友
鄉受偽命者復以巧媚得權要交惡公於綱伯彥以故公浸不偶會朝
廷議駐蹕維揚公謁宰執極言其不可狀皆弗以為然公因說皇叔士
懷勸上駐蹕金陵公為學士上覽奏大寤願謂士懷曰孰為此奏士懷

以實對上官諭曰只令汪叔詹草詔進來詔中有姑留金陵待二三
年復還京都之語上塗去二三年字易云來春詔揭衢路交相賀宰執
力勸上駐蹕維揚趣省吏收還詔書公度其必敗事遂拂衣歸隱除知
太平州又除檢討官皆不就職用覃恩轉朝奉郎賜緋魚袋初淵聖即
位公該錫服乞迴授乃考朝廷雖著令不許特從之至是始自受緋魚
之賜至管舒州靈僊觀轉朝散郎繼丁乃考憂服闋主管台州崇道觀
轉左朝請郎起家知池州公自拂衣歸隱踰十載年幾六十始領一
郡今大丞相陳公康伯提舉江東茶鹽與公同時在池陽公常言陳公
風度凝遠必致大用其知人如此終更轉左朝奉大夫除知鄂州數月
移知永州除權發遣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提舉本路營田公事兼京
西路轉運提刑提舉茶鹽常平等事置司武昌除直秘閣再知鄂州轉
朝散大夫成資罷除江西提點刑獄公事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轉左
朝請大夫朝廷免天下行戶需應令出免行錢別州郡為六月出錢各

有差湖南所隸八郡長沙月三百萬衡永邵月六十萬金華月四十萬
郴陽武岡桂陽月二十萬所均太重居民多逃徙郴陽武岡最甚公乃
先蠲三郡什之八始聞於朝乞併與諸郡復蠲三之一如請人賴以安
業湖南邊二廣俗好聚藥毒人死者頗衆公移文禁止捕以厚賞采幾
大改其俗南蠻數爲寇郡縣弗能禁公遣人諭之有降者厚賜使還於
是相率而至者前後聯屬公皆還之邊境遂安有縣令李氏子不肖黨
姦人姦人從其所貸錢弗得遂誣李氏子有異志常自其嬰孩爲唐太
宗詣闕訴之朝廷命爲制獄鞫其事所連引甚衆公卒明李氏子出之
活數十人攝長沙帥數月拜司農少卿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湖
北京西路軍馬文字公在武昌總領所凡八年罷貅宿飽軍餘見糧前
後更數人獨號稱職賜金紫秦檜當軸私其妻姪王子渭以爲總屬子
渭恃勢貪稍不遜至盜軍儲淫官婢公劾奏其罪檜大怒除子渭版曹
屬以呂愿中代公愿中小人尤爲險惡公以罪賴禱死得免家居王

管台州崇道觀檜死之明年召赴行在所時有新貴者與公素不平遂
中傷焉復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三十年四月守本官致仕是月十六
日終於家凡四典郡五持使節階至左朝請大夫職至司農少卿壽至
八十一公人物軒昂志節慷慨博通經史尤長於詩與人交胸中無毫
髮隱故士大夫以此稱之見邪佞疾之如仇面折不能容忍用是亦數
見排擯異京賦善攝生年八十起居飲食如四五十許人處事益精明
筆力不少衰至對客論天下事亶亶不倦皆有條理可紀初赴武昌太
守陞辭數奏明辨舉止詳緩上再三褒異平生仕官所至稱治顧無負
所學亶惜其不至大用爾娶鄭氏封恭人有壺則能甘貧苦佐公起家
再守武昌之次年卽世五男子若水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司唯備差
遣先公卒若海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江州軍州主管學事若川右文
林郎江南東路安撫司准備差遣若愚右通直郎知隆興府豐城縣若
金將仕郎先公卒一女子嫁右朝請大夫知德安府事張壽孫男十八

人取善將仕郎聞善先公卒擇善右迪功郎江陵府公安縣主簿主管
學事好善將仕郎餘未仕孫女六人重孫男五人女八人諸孤奉公柩
葬于古城山之麓謹述其官爵事業願假辭以立言君子而傳之來世
焉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謹狀

江石室致一傳

李以申

江石室致一字得之休寧石佛人少與兄致虛游安定胡公之門致虛
以優校釋褐授太學錄號松菊先生致一宣和乙卯鄉舉首選繼入太
學靖康中伏闕上書者六乞斬京貫等之姦臣復李綱相位皆如其請
名震中外尋中兵科優等授承信郎高宗即位赦書下江東訪求致一
有旨特換文資與正錄力辭不拜乃歸營別墅學者號石室先生有集
五十卷三子哀哀袞袞從學東萊呂公號南齋著臨緡家傳褒子宋符
鄉貢兩魁授本府儒學正宋符子應求魁漕試授登仕郎號畏齋萬松
記古者名堂之義或以著其地或以表其志或以昭其訓一名而三物
具微之休寧江氏萬松書意有焉微古侯國萬松微聖山江氏又萬松

今因以為隱夫豈徒為大夫君子登臨觀覽燕游暇逸之名昔用以為莊
氏居萬松之下者曰石室君游安定胡先小門在太學當宣和靖康中
伏皇帝關上書者六乞斬京貫等之姦臣復李綱相位皆如其請名震
中外曰王族者東萊呂成公門人以文章顯於時至畏齋推齋二公抗
志世其家學有畏齋文集藏于家曰梅友曰仲文則又有隱德而不輕
自耀者也今彥銘之書隱有託於萬松夫豈偶然之故哉一舉首而忽
忽乎瞻其封塋一舉足而易揚乎履其家廟出而見其宗鄰里族而後
親其泉石魚鳥則彥銘以萬松名其書隱者所以著其宗鄰里族而後
謂所謂一名而三物具者善乎江氏謂謝之道乎近世故家右族南此
播遷為人子若孫津渙不收而人紀落落矣彥銘有能如江氏者或彥銘
學古通今與予同以學官試吏部故為記之彥銘之學蓋出於其鄉先
生東山趙公云洪武山陰胡隆成記

行實

胡待制舜陟傳

羅鄂州

胡待制舜陟字汝明績溪人自幼端重登大觀三年上舍第調山陰簿
 歷會州秀州教授改宣教郎為睦親宅宗正博士繇御史臺檢法官遷
 監察御史丁母憂免喪遷故職當靖康初金虜驟侵中外多事舜陟建
 議依祖宗法許六察官言事於是極言軍國利病無所隱為上所信嘗
 面諭曰有事盡言不得觀望自此五日一對率漏下五刻嘗奏言今日
 威令未振是非糾紛裔夷內侮驕將跋扈大臣無同寅協恭之誼小吏
 有徇私背公之風罪大者傳經典惡同者其罰異勞未見而賞驟至過
 已著而任愈隆及言橫恩有可奪苟賤有宜去及治道先後緩急之序
 因勸上以乾剛獨斷上竦然曰斯言深救朕失非卿忠直安得聞進殿
 中侍御史俄監秋試進士或謂宰相吳敏方時多事正藉臺評何故令

胡殿中入試院敏曰且教汝明閉口一月拜侍御史面賜緋魚又賜文犀帶王雲使北還欲假名號車服餌虜以求和舜陟言虜氣方張何畏而欲解一情其計不可悔尋議遣康王出使舜陟又言肅王出質不反當以爲戒未幾虜厭境上獨召舜陟問曰卿嘗以和議爲不可信今果然乎將奈何舜陟對曰今日一策在於守河大臣之議惟欲守城則爲失計退陳備禦之術且言若宰執得人則寇不足平章下三省宰執怒擬下遷光祿上不許虜西薄青城而軍舜陟言聞康王在河北人服其忠義乞多遣書以爲元帥募武勇來援乃遣秦仔等八人以大元帥命王虜所遺金帛億萬舜陟奉詔督索以言抗之被鞭瀕死僞楚立病中貽以書勸速歸政元祐皇后又請后留勤王兵邀還二聖其詞甚切仍乞降詔迎立康王於是太上卽位于南京以瘡疇西去除秘閣修撰知廬州方淮西盜賊充斥舜陟奏復帥府於廬州增築東西水門糾合鄉民爲巡社首招巨寇劉文舜高勝命以官以其伎爲部曲自是諸郡

有警卽檄之無不辦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遇半濟伏弩發駭走孫琦來圍城索糧不答而時出兵擊其鈔掠者琦嘗環城而觀怪寂無人聲及聞喏如雷且垂燈照塹四壁如一驚嘆而遁丁進攻光州劉正彥討之至廬而進已去舜陟止之于外正彥欲取廬卒以自益又不與正彥不勝忿聞於朝舜陟亦劾其有異意明年正彥果作亂其黨范瑁焚掠壽春遣五騎來責餉舜陟叱斬其四留一還報且戒諸郡無給食陰發卒尾之瑁卷甲南去率誅死是時淮西八州唯廬按堵邦人立祠生事之積功再遷官加集英殿修撰居三歲上疏言願以所部將兵民兵合劉文舜兵無慮二萬及於本道招惡少年亦二萬人將之以北當敵必爭之地望許臣躬上方畧詔曰胡舜陟議論慷慨請兵禦寇以徇國家之急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趣入覲舜陟見上抗言方今措紳皆謂國勢未易振故兵備弛而土宇侵自古未聞有顯務退避而能立國者惟陛下堅意不屈効漢高之心戰以起

士心上嘉嘆之會杜充以宰相宣撫淮南而制置司罷徙舜陟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俄知建康府兼措置水軍使充猶未去以殺人爲威至遣將擅入公帑取經制錢舜陟爭之不得自効改兩浙宣撫司參謀官周望以宣撫使守平江不修備舜陟議不見納乃自爲奏乞分募前途控虜言者以爭進爲罪降右文殿修撰舜陟復說望移軍扼吳江虜過則以舟數千旁擊之可以取勝不用及虜過江舜陟私遣裨將陳思恭以小舟數百自太湖出抄之會有焚舟內應者所獲不肯俄提舉江州太平觀擢知臨安府奏罷和買絹十萬鐵二萬牛驢鹿皮二千新城豪徐權出力捕殺羣盜盜有得逸者妄訴其殺平民幾倍死舜陟一問得情誅盜而釋豪闔府稱快未幾丁父憂紹興初詔奪服乘驛赴行在以故職宣諭京淮湖北與時相議不合謝歸二年起復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時新經李成之禍止存空壘舜陟修城訓兵他日劉忠至城下聞有備去已而還待制職爲廬壽等州安撫使先是舜陟去後州遭殘破

守者武人責官通在民者數萬甚急又託贖卒令市販輸金至則蠲罷之招集流散官爲築室賃種簡集鄉兵威聲甚震偽齊豪帥王彥充遣其弟谷求欵附舜陟將與之約併力取劉豫會議和乃止後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聽訟率盡辰漏庭中肅然海寇周聰及東寇陳旺相繼奔軼聰犯高化等三州旺軼入雷境舜陟以爲難與入海爭利命將嚴守津岸使不得登聰無水可飲而食且盡轉泊南恩乞降於東路旺尋亦就縛自國家南狩增市戰馬於橫山諸蕃而馬政未立舜陟爲定規畫置官立務謹火印減役呼所買比常歲贏四倍南丹州徭莫公晟命知南丹築黠不受敕結徭人入暴省地舜陟揭榜諸洞募能擒斬者以其官爵賞產畀之又益以錢鹽萬計徭人動心公晟昇跡時以爲胡公一榜賢於兵數萬尋奉祠歸後一年又起知靜江府宜章巨寇駱科自稱鎮東王爲湖廣之害者十五歲詔舜陟節制三路兵討之即日趨賀州擣李松科挺身降引兵揜其柵所向披靡舜陟從江華出桂陽時他軍

已散獨與本道二千人俱而賊處處屯結舜陟拔郭振於囚隸使為先
鏐深躡臨武洞中五戰皆捷降賊萬計振自是進用至秉節鉞世以為
知人舜陟卒年六十一州人為罷市醵金致祭飾西山故生祠歲時享
之始舜陟既貴父尚在嘗以當賜五品服回授焉弟舜申舜舉既仕乃
與約悉以租產畀弟之在家者曰舜俞雅好讀書多所論著晚號三山
老人有奏議文集論語義孔子編年詠古詩師律陣圖藏于家舜申後
歷官舒州通判舜舉登進士第知建昌軍南劍州乾道中舜陟季子仰
為太府丞輪對以舜陟所論江淮事進呈上語仰曰豈非欽宗朝作臺
諫者乎朕觀實錄惟卿父奏疏甚多仰今以直秘閣提舉湖南常平云
方虛谷漁隱叢話汝若溪漁隱叢話前十一卷後四十卷吾州續溪湖
仔元任所著也仔父舜陟號三山老人仕至待制廣西帥死於靜江府
獄中實秦檜圍城之地奏議戰守事甚多故書回堂見其族孫示于家傳
出之善用兵者也檜之殺諸公乃增纂集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於
成於宣和癸卯遺落元祐諸公乃增纂集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於
之初始元任以闕休分門為錄入雜紀以年代為後先回勿好著諫海
白此始元任以闕休分門為錄入雜紀以年代為後先回勿好著諫海

又元任為不然而回問之吾州羅任位教鄉所病者元任紀其自作之
詩不其佳耳以其類代詩人世次為先後於諸家詩話有去有取問或
斷以元任意列皇朝類苑中繁取而並書者豈不為優近回著名僧詩話
實元任意列皇朝類苑中繁取而並書者豈不為優近回著名僧詩話
為西經畧以知邑州俞詹有賦為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提督
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柳賦効源沮軍事源以書抵大
諭舜陟之住推劾居兩旬辭朝政擢素惡舜陟入其讒奏遣大司馬
哭妻王氏其訴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
事涉職味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擢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
死勸官不可不懲遂送柙仰之吏部後舜陟贈少師子仔以樞密功
既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六轉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按羅鄂州新
安志於王輔之害王俞奏檜殺舜陟皆畧而不書并合虛谷兩公
大白之則其跡派矣然則是書精博雖未易及至其義類取舍之間疑
大有可議者焉姑
記二事以誌觀者

宋龍圖閣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廣平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左通奉大夫程公瑀墓誌

銘
胡忠簡公

淳熙三年秋宣教郎充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程宏靖以其
先君子龍圖閣學士廣平郡侯行述抵銓乞銘銓宣和乙巳冬在上庫

適醜虜圍京城詔求願使太原者人莫敢往公奮然請行銓聞其風而壯之願為執鞭而不可得今獲書公之盛德懿範其榮多矣而又奚辭公諱瑀字伯寓系出高陽黎為祝融至周有伯符啓封於程後以為氏暨伯休父為宣王大司馬晉泰興時元譚持節行新安太守代還百姓渡道請留下詔褒諭卒元帝賜其子孫田宅於新安之歙縣遂居黃墩侯景之亂靈洗糾合鄉里保黟歙有功仕陳官至司空太建中論佐命功詔配食武帝廟庭其後散徙居淳梁程山者於公為十世祖曾祖仲卿資孝友兄弟五人共爨而居王父禦倜儻有大節樂施予用是家益窶而居之甚安鄉里稱為長者皇考糾通諸經尤深於易舉進士不售則高蹈丘園晚以公故封承議郎累贈宣奉大夫皇妣金氏累贈淑人先是王父以季女妻同邑臧氏久而未字王父念之及公之生乃命淑人舉以嗣其姑故公初為臧氏其在齠穉志氣不羣少長績文諸老先生歛衽敬服遂繇上舍擢天下第一釋褐授承事郎太學博士時故相

六年也宣和元年轉宣教郎二年授提舉京兆府等路學事借五品服陞辭徽宗遽曰卿不須行除秘書省校書郎尋轉奉議郎丁臧氏父母憂服除除兵部員外郎轉承議郎七年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徽宗面諭朕厚遇遠人所至供億不如法當奏劾公次南京副使劉士元欲奏府中臧裂公曰未見有臧裂處若驟按之恐州縣望風增大事體倉卒間公私不勝其弊先是人使往來淮浙類起丁夫輓船縣率千人或水溢多溺死者有詔禁止而提舉人船王珣不悅書別敕許遇風不順或水溢赴潮起夫率輓中書舍人孫公傅封還徽宗大怒以散官安置給事中許公翰駮奏責傅大重復著職宮觀及公渡淮浙過復如往日即諭縣令已有御筆禁止役民不遵守何邪令曰漕提舉約束俱亦其敢違乎遂約士元列奏士元畏珣不敢涉筆公獨銜以聞俄報所劾漕及令皆放罷取勘中外始知天子愛民是時封駮又廢方置講議司討論裕民富國之政孫許一時名流相繼論駮士大夫交慶及公奏至不謀而

同公議浩然歸重珣挾門司王通勢必欲危以法誣奏公所至夏飲專
務沽譽遂淮南提舉常平司體量珣竟坐誣罔是秋引法歸本宗冬金
虜陷燕山又陷太原煇書既至朝廷選使議和衆首鼠公獨抗疏請行
遂借給事中奉使河東或以咎公公厲色曰當朝廷危急之秋苟利國
家雖捐軀不計也將行會欽宗皇帝登極虜聞傳位相顧失色始有講
和意及虜騎將至河上王師焚橋不戰而北京城大震密議南狩右丞
李公綱持堅守之說衆心稍定虜使來邀大臣議事詔右丞李稅右司
郎中鄭望之往既議金縉之數且許割三鎮地有旨假公戶部侍郎河
東路幹當公事秦公檜假禮部侍郎往河中公與檜奏云臣等但願奉
使講和未嘗請割地今和議已定而割地則自有主議之人不報即見
少宰吳敏申前說敏見拒甚力遂行夜至虜營無所係屬樞密路公允
迪以坐適假公席地而卧遲明上馬北去暮則張幕藉草野宿越數日
檜補告書檜分旣術將至中山虜命一軍與公俱既至城下諸帥已先

得朝廷密諭俾勿割地城守甚嚴虜使王沂來至城下造語復不能下
遂與俱至燕山而還時靖康元年四月也既至京師對于崇政殿慰勞
備悉公奏乞修塘濼飭土兵增莫州戍又奏金虜所恃者馬今當修武
備為險阻使不得馳突始可與較勝負欽宗曰卿料虜人今來否公曰
臣謂必來朝廷以臣為張皇然臣不敢保其不來陛下第力為戰守之
計使彼不得肆登極覃恩轉朝奉郎至是有旨特轉三官三辭不允除
左正言有所見盡言無諱嘗言方今盈成之業既虧衰亂之形已見而
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之事欲慕祖宗而適追無術欲斥奄宦而
寵任益堅欲鋤姦惡則薄示典刑欲汰濫繆則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
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以調兵則失於不熟講以儲粟則失於不
早計輕出號令而不憚紛更耻言財利而不憂匱乏愛民利物之吏未
盡庸死殺斬級之士未盡錄潰潰若此臣恐前車既覆而後車復不戒
也欽宗曰朕非不知但恐慮有未盡決意行之必有所失公曰天下之

事固當如此然謀之既熟而優柔不斷實贖事功又言比來宰執進對
留身者無日無之以爲公則同列自當共論以爲機事不可不密則在
位孰爲不當與聞者深恐喋喋多端足以亂陛下之聰乞明詔宰執各
竭己見互相可否務歸至當然後俱退無復留身庶免偏信之惑欽宗
以爲然因問近日差李綱兩路官撫外議如何公對曰外議固以爲宜
然綱與大臣議論不同聞命之日再三辭免蓋慮中外不相應今既統
軍北去須賴聖明任之勿疑時臺諫章疏降付中書多沮不行或稽留
不下公上疏論君猶心也宰執猶股肱臺諫猶耳目任耳目以廣視聽
將以運用股肱今股肱反蔽耳目陛下將誰與爲治乎望於廣內置臺
諫章疏總目考其事有當行而輒稽留者責其執政庶幾耳目股肱之
任不至偏廢又論臨御以來搜求跡遠謫直之士布在臺諫虛已聽納
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然受而不能與不受同欽宗嘉納余應求陳
公輔行執政意相繼去國公論應求公輔志操凜然陛下擢爲臺諫士

大夫方慶言路得人一旦論事稍涉嫌疑大臣已有擠陷之者臣恐自
此直言之士不安其職欽宗曰二人相與爲黨向日伏闕蓋二人唱之
公曰伏闕數千人一臣時爲館職恐不能鼓唱欽宗曰耿南仲親見之
公曰方士庶伏闕二人入局爲衆要留南仲宣諭聖旨之時却得公輔
轉諭衆人欽宗曰南仲殊不如此公曰陛下旣以南仲之言爲然便當
以鼓唱伏闕罷黜不當因其事指爲觀望且南仲以其人爲有此事當
其初除諫官不奏何也又論僉謂徐處仁庸繆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此
政事所以不振陛下深惟社稷安危盡賜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庶
克康濟又言陛下持苟且之術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
民則凋弊未息官冗而不知澄兵驕而不知制名曰斥逐邪佞而多方
庇護名曰愛惜名器而不謹差除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盡其最急者
宦官及側將爲變於內而不知殺其勢民庶困耗將爲寇於外而不知
結其心臣未知諸臣同朝奏事與留身造膝之言亦嘗及此乎他日進

見又論四方萬里之遠所恃者監司臣觀見任與差下人尚多不才乞精選省曹臺察卿監中忠直疆明之人分泄所部庶幾遠邇均被實惠蔡京父子童貫朱勛罪大責輕公累疏乞大正典刑又論何執中余深往時以事蔡京欺君誤國乞追執中王爵詔太常別定謚授深散官竄之蜀徽又嘗歷數漢唐宦官之禍今不當俾之參預外事累數百言凡再上章乞補外不允會侍御史李公光言星變欽宗問曰卿見之否朕宮中數夜遣人瞻視及問徐處仁皆云不見公曰災異之來要在正厥事脩厥德願陛下勿問有無第察事之正否德之脩未自然上天昭鑒變異可銷初公再論蔡京等罪欽宗曰凡為吳敏力庇護之公曰陛下既已察見便當親賜處分欽宗曰當即批出後數日事寢公又入奏畧及面諭之意敏遂奏公屬榻前語欽宗不以為罪密勅近臣諭且曰程其在諫垣其官力至是又謂公曰李光如何公曰臺端之任剛正有守眾以為宜欽宗曰只有文字論朱勛却黨赦蔡京公曰臣觀光非黨京

者當其見事已有重疏及朝廷已有行遣不復論列欽宗曰須卿取文字來公曰臣當恭稟聖訓然臣於光舊為朋友陛下或令臣私義乞宣諭其他臺諫繇是忤旨除屯田郎官又數日有旨與遠小官遠添差漳州監稅公居言責五十四日而罷光堯太上皇帝即位除司員外郎明年轉朝散大夫遷光祿少卿第進士廷策改國子司業太淑人感末疾丐外祠主管亳州明道宮紹興元年召赴行在所入對上疏言金虜肆亂於今七稔陛下自南都遷維揚自維揚遷會稽惟奔播畏避此豈虜真不可敵哉顧吾不敢與敵爾因書十事曰厲志氣躬勤儉訪賢才求將帥申紀律治財賦廣召募治舟師謹命令責事實又言國家承平垂二百年金虜兆禍寇賊乘間而起陛下朝夕孜孜曷嘗不以兵戎未息為憂然積弊之極文移困於煩多士俗淪於奔競職業曠於因循財用盡於浮靡以縱姦為長厚以發事為簡靖毀譽失真備私害正不能大革不變使歸於簡易樸實厲以威嚴振肅綱紀竊恐徒殫日

力望詔大臣一新政治庶可以興衰撥亂又言去冬金虜偶不南渡今
茲劇賊李成勢稍衰弱臣深懼危苦之言不達於聖聽玩日又安不虞
禍發願陛下深思遠慮夙夜以定傾扶危厲志庶幾禍亂可弭太上方
欲擢用公而任事之臣議論不合迺力丐外補遂除直秘閣提點江東
刑獄踰年除太常少卿入覲進言曰比歲軍旅未休輸餉方急州縣常
賦不能供億勢必至於科擾望明詔宰執俾求通練財計之人相與講
究利病省節浮費修廢舉弊國用贏衍倉卒不至科歛又請州置教官
一員使專務教導上曰士大夫稱道卿中外如一即日拜給事中賜三
品服嘗言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入君之學不在章句當致治忽之
迹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又言夷狄之患未有甚於今日
然物極則反願與大臣力圖恢復頃之兼侍講入謝進言曰夏有后羿
之變而少康成其功周有懿王之厄而宣王定其業願博覽少康宣王
之事思所以伸憤而雪耻者詔大臣以捐首末務日為恢復之策則中

興之功庶其必濟又言今日諸將官高而不可使兵衆而不肯分竊慮
其偏裨或有可搜拔任用者望降睿旨令諸大將依從薦舉指揮各舉
數人陛下就加銓擇稍分所轄之兵或遇警急則酌事勢而遣行庶幾
兵不偏重裨之能者得以自見又言金虜狼貪虎噬而兩年不果南牧
者關陝之兵牽制之也望陛下建藩維於淮南設控扼於江上而大治
舟師以防越軼居亡何求對便殿進言曰黠虜作禍于今八年未見恢
復寸效此誠諸臣不才之過望陛下上焉思委任賢能駕馭英雄推誠
盡禮之道次焉用策駑駘棄瑕錄善破朋壞黨之術又言政和間嘗
置局裕民宣政間置司講議皆紆急救弊之舉意非不善一則奪於柄
臣隨命卽罷一則毛舉細務徒費日月此無他權要無以市恩近倖無
以竊寵冗食盜員無以侵耗太倉其實有利於國無害於民而小人皆
不便脩政局之建其目曰省費裕國強兵息民是在今日已為後時願
陛下照之以不惑之明斷之以不撓之剛所謂中興政事此其基也又

論國家自播遷以來同事極爲簡略望詔禮官酌孟饗之儀以時設位躬行獻享天子嘉納又言三衙之兵單弱而闕額不補五軍所統多招懷撫納之流謂漸充舊額隨宜易置庶幾禁衛增壯控馭得所不至有意外之慮又言衛多君子吳季札以爲未有患晉多君子季武子以爲未可媿今侍從才十許人自卿監至館職建炎初裁定員闕傷於大小政宜招致英傑使侍從之官無至多闕增置卿監以下員庶幾臨事無乏材之嘆又言漢光武親臨戰陣上曰朕方欲措置江上軍將定豐節騎往按視撫勞以作厲士氣公曰累年金虜又寇皆望風逃遁陛下能屈萬乘則士氣自振矣既居瑣闥以平奏自任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權邦彥簽書樞密院公論邦彥五罪凡三疏不報委以次官書讀公乃乞罷所職除兵部侍郎不拜抗章自言臣蒙陛下厚恩惟真自闥比者輒有駁奏事既不回義當去位兼臣二親年老且病不能從臣官是臣事君親之誼皆未盡也上感其言親御寶酌書章尾優異職名擇善郡以

使其私遂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嶠左司諫方公孟卿上疏留公復除給事中且令秦檜諭旨叅政翟公汝文曰給事觀上委如此安可復辭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政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徇所請然深不欲卿去特賜象笏示隆眷也南渡後內藏不復有所積歲撥左藏庫錢帛萬數充之至是復令支撥兌供頗夥公言內藏之建小欲助有司經費大欲有事戎虜其至仁遠慮則欲整急可以取辦不至橫索於民故真宗皇帝宣諭羣臣謂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神宗皇帝揭號則曰每懷怵惕心安意遵遺烈顧予不武資何日獻戎捷累朝以來三司闕乏則假于內庫或累年不能償即蠲除其事蓋可考也南渡以來內藏不復有所積故歲撥左藏庫錢帛數萬已不爲少陛下宣諭臣僚亦有躬行節儉之言然今歲始交秋而左藏歲供之數已足近日復令兌借緡帛不識所費何至如是望陛下俯憂時事之艱難仰觀祖宗之志慮踐節儉之言卹供輸之困使四方之民灼

知盛德是時都督之建頗合眾情朝廷繼遣沿海制置外論詢公言
臣觀今日退避之計多防守之計少願陛下專以征伐責將帥裕民理
財責宰執而宸心孜孜務脩厥德上合天心下協民情則金虜之強可
以坐視其弱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者久之復申前請御批除職名與
郡以便溫清再議復除前職名知信州矣給事中胡公安國中書舍人
劉公一止連入疏論公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留在朝列
則嘉言讜論上沃聖聰所利博矣於是復留闕賊范汝為既平朝廷以
密院人吏劉希房等十九人有勞各轉一官資公言將士冒矢石於外
人吏受恩賞於內理體非是方欲作興士氣以立武功僥倖之救豈宜
承襲臨安府營繕上自侍從近則中書外及僚屬下至胥史被賞有差
公言移踵營繕官吏職也苟無曠闕何功之有皆乞寢罷是時上方勵
精稽古留神經學一日與公從容論左氏春秋窮究指歸且曰胡安國
近進政論極好公曰安國經行素高兼達治體宋震亦深此學上乃召

用繼文訪人材於公因薦徐俯曾開程俱范冲趙思成蕭振皆一時名
流五月詔待從條具已見凡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公上疏條具
當時急務十四事其說其備皆剴切上契聖心自公之駁邦彥也時相
追仇甚深密以後省封駁紛紜奪主柄之說動上一日私薦席益既取
旨趣召即招後省官出御批示之同寮相顧默然公曰席益為人相公
豈不知何必引用即入疏論益後數日公為臺章論罷提舉亳州明道
宮四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撫州州當要衝酬酢叢繁帑匱歲仍饑
饑崇仁宜善寇盜竝起歷時不能禽制公至則招材勇士料兵重賞未
幾賊黨悉平且命屬縣勸誘豪右損價廣糶四境由是安集旱禱必雨
歲不大侵以二親懷歸故里丐祠章再上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六年丁
太淑人憂明年丁宣奉公憂服除轉朝議大夫以前職名知嚴州未行
改知宣州金虜將南侵公浚隍增陣治甲兵豐廩儲隱然為江右重及
虜敗北堅辭郡事復奉祠十二年春召赴行在是時和議已成公欲激

屬上意使疆於為治入見首言陛下上念太母俯憂生民甘心屈已力
主和議卒使疆倖草心之從聖欲更願陛下不以今日為愈於昔時謂
可以少休猶復加聖心強勉焉董仲舒謂天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
勉非虛言也上再三嘉納拜兵部侍郎兼侍讀賜爵都陽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復上疏云今日祖宗之故地未復父兄之深讎未雪豈得遂
為休兵偃武計臣願陛下厲志而已景靈宮朝獻後公因進見言土木
之功勞人費財營造之過禍敗隨之如近日景靈與外殿之役誠有不
可已臣願此外一切禁止竊觀自古中興之君莫盛於周宣而不能無
過故詩人箴而不已遂有規規而不已遂有誨誨而不已遂有利以此
見居成功為難上改容嘉納講讀官舊有講義以進中間為侍讀者
因陋就寡但書故事進讀不復約文申義發明旨意公乃即所讀隨事
深切著明之後嘗入侍從容語次上曰近年侍讀不進講義得卿每事
敷陳甚善公曰講義固不必進然但讀而退則備員已甚嘗讀三朝寶

訓宗真宗訪通經義者於李至公曰當時至所稱崔頤正一人蓋通
經之士最為難得自科舉復用詞賦後生工於剽綴苟取科第今治經
比詩賦才十之一恐數年之後無復有通經者宜斟酌兩科進士多少
特加抑揚使經術不至廢弛乃長育人材之道秦檜謂公曰上宣諭伯
寓在經筵嘗說兩科習經者少當如何措置公曰欲使不偏廢莫若經
義詩賦合為一後遂付禮部施行資善堂闕上特除公進爵子增邑五
百戶又嘗讀真宗獎擢劉錯公因言功臣之世賢者之類不可棄遺陛
下加惠多士崇建太學而選試教養國子之法未聞願稽有虞成周之
制以詔有司復進疏論治亂安危相為反復今雖愈於昔年然金虜常
有輕我意求釁背盟近則數年遠則一二十年不敢保其必不然也願
強兵厚民預為久遠之計虜雖有窺伺之心亦將潛消陰沮是乃和好
久長之策未幾轉中奉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翊善上眷禮雖甚厚
公實與端揆議論背馳深畏猜忌之禍乃力乞奉祠遂除龍圖閣學士

知信州陞辭特賜御書真草千字文象笏犀帶是時執政侍從俱未之
有中外歆艷歲在甲子夏大水壞城郭屬邑發洪幾千所敗民田廬漂
溺不可救公具奏水災異常及寬郵事自請於朝時宰方歌詠太平惡
言災異閱所奏訖顧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公聞之曰時不可為
矣遂稱疾請祠提舉江州太平觀十六年轉中大夫進爵伯加食邑八
百戶十九年再任遷太中大夫進封廣平郡開國侯加邑三百文以郊
恩加食邑三百為一千四百戶實封一百戶明年陸升之訐前參知政
事李公光私撰野史棘寺承柄臣風旨鍛鍊論報謂公不合與李公通
書問寄衣帛降授朝議大夫二十二年正月以疾致其事授左中奉大
夫辛亥薨享年六十有六遺表聞特贈左通奉大夫宏靖以其年十二
月返葬于程山之左父之塋側檻泉感涕用叢辰家說以乾道丙戌改
卜于龍潭之東五里白南鄉松林寺之右夫人沈氏實合葬焉子三人
長宏雅未冠卒次宏濟通直郎監建康府雜貨務都茶場卒於官李則

宏靖女四人長適故文林郎監鎮江府權貨務門楫仲適奉議郎通
判南安軍胡璪次適奉議郎新權知汀州汪賡幼適進士臧桶孫八人
曰有功宣義郎新通判秀州曰有字承奉郎廣州增城縣丞曰有元有
章有尚有大有渝有嘉公識趣超詣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夜分乃
寐博極羣書最其文闕深雅健粹然自成一家人既沒其立言有論語說
四卷論語集解十卷周禮義十卷尚書說一卷諫垣論疏奏議各四卷
黃門忠告經筵講讀三朝對語各五卷資善堂口義二卷飽山集六十
卷野叟談古兩漢索隱唐傳摘奇詩話雜志各一編惟公所學根於至
正所養全乎剛大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故進退惟道
是視策仕學省道家者流林靈素翻譯道書雜以俚語嘲謔朝野翕然
信鄉大司成李公邦彥率官寮生徒晨往聽講公喟然拒之蔡德為司
業一日謂公曰何不謁太師太師極相喜嘗云當以立螭處之公唯唯
遜謝終不一詣在諫省中臺論思獻納務以責難為恭而正國體救民

瘦辨賢不肖別白是非必反覆為天子盡言之治郡必舉大綱畧苛細
鎮以簡靜而矜拊百姓常務聚所欲而去所惡崇禮教官嚴月試季攷
法親第其藝高下承學之士翕然嚮風臨川宣城適當朝廷多故兵征
四方調役勞午公應變纖悉有條理軍無乏給而下亦不告病登法從
二十年三領州麾所至未及書致而去立朝僅有五月餘皆奉祠里居
卜築龍潭之陽絕口不掛時事賓禮賢師程督子姪口講指授蚤夜不
倦間有與計借取科第而公所以責厲者乃曰讀書修己任重道遠君
子務知遠者大者汝等毋以應舉覓官為厭足之道自號愚翁自為傳
大槩云短于曲折或以為直昧于趨向或以為介不疑人之欺已或又
以為誠不喜與人校或又以為長者一切苟且未嘗精思已而知悔後
又復然知其為病而不能改可謂愚矣乃以愚自名蓋厚於貴已而薄
於責人勇於為善而廉於取名公之志也首推蔭及臧氏弟仕至為郎
所以圖報鞠育者毫髮無恨既躋八座當任子先以子同產弟次子孤

姪然後及其息官所不能及者則為經紀生事甚厚奉家廟嚴春秋二
祭簿正儀物豐儉適中以為可繼可傳之法公簡易端諒不殖產田園
所入僅供伏臘嘗有以良田求售者故叅知政事張公壽聞之貸白金
一巨篋公瞿然曰人生粗了目前足矣何至苦求贏餘即命舉質劑還
田金翁而歸其金其敬賢下士汲汲惟恐不及人有片善不啻如自其
已出襟府清明其平如水借或深情厚貌矯飾求售公雖灼見其肺肝
而遇之以誠不惡而嚴彼亦往往悔寤深自愧訟平生予人薦饋未嘗
專一介之使與夫假寵姻故以行者於寒門下僚尤加推輓期於必濟
至於韋布生或袖書賦詩挾舉子業卒然通謁亡䟽戚倒屣以迎即所
為文相與切磨商論是非一時名教有所倚賴云公酷嗜論語研精覃
思隨所見䟽于冊練塘洪先生與祖蚤以是書從公難疑辨惑者二十
年晚得所說即為序冠其編首有曰養孝悌之本原明忠恕之不二感
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言凡若此類皆古今學者所不能

到而考諸行事若合符節育浩然之氣有仁者之勇今之古人也公云
亡其書盛行尚書郎魏安行將漕京西錢板流傳或以示檜檜怒曰伯
寓乃著書相誇後世信其言為是而議檜為何人洪魏何至作叙錢板
邪乃喻言者論劾洪魏視官南滿臺符下京西搜書與板焚毀而公之
子若孫名在仕牒者廢銅不調復謀所以濟程氏者而秦亡矣初公被
疾踰月勢侵晨起草遺奏以授門下士故吏部侍郎余時言俾上之又
為書具言喪葬始末毋得效俚俗浮靡至於孝友恭儉則諄諄飭曰能
如是可以保家否則身不能亢徐願左右曰去上元不遠矣趣命將祔
于中堂期至而逝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子夏論君子有三
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公實有焉銘曰
氣太以剛塞乎天淵孟軻浩然正諸韶渡勁沮金石退之渾然拊檻嬰
鱗旋乾轉坤諫草凜然絲我者吾不我者天全名爛然有子有孫益熾
而昌蓋繩繩然鑽石堦辭與山不磨異論曰然

胡制機閣休傳

胡定庵

胡制機閣休字良攷婺源人宣和初入太學與陳東汪若海義氣相許
若海以女弟與閣休為昏時方諱兵閣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創知兵
科閣休應試中優等補進義校尉進承信郎金人圍城閣休分地而守
二帝詣金營閣休欲結義士劫之何桌禁止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
閣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康年號閣休得之泣下
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保義郎鼎州鍾相為亂相亡
餘童楊公率其徒居湖湘聚兵數萬立相子儀偽號太子或曰招之便
或曰討之便閣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
則討之於是岳飛為招討使飛辟閣休為主管機宜文字以誅公功
進成忠郎兼正將鄂州駐劄飛被誣死閣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
勤王忠義集藏于家孫昭德安太守按宋史閣休開封人蓋閣休本
居婺源而籍開封
民之類在宋若呂縉無楊
州汪介然稱開封皆然

汪敷文大猷本傳

宋史

汪大猷字仲嘉，應元府鄞縣人。按大猷之先發源大坂人，考其譜云：幼惟謹，遷鄞，惟謹生元吉，元吉生元時，元時生元正，元正奉大夫，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朱生思溫，知臨安府，思溫生四子，其次大猷也。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游縣。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參議官。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官。選莊文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

預白于太子而止。遷秘書少監，修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部尚書為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者長，直隸經總制司並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為甚。又論亭戶未嘗煮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二等级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勳戚豪奪相先陵，輒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貲產，止可行於疆盜賊史。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為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率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牾，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疆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疆盜賊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

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賊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疆盜烏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寢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實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為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為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疆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敝可行與否詰曰當面對即奏事與今異敝雖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既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為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

毗舍邪逐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鳥夷俗者若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為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末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為與仁錄率鄉人為義莊二十餘畝以為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藁備忘訓鑒等書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九
行實風節
宋故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
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呂公午家傳
方虛谷
公諱午字伯可徽州歙縣人也曾祖昇祖玠父大用贈中散大夫世居
巖寺鎮回先君琢師事教授四明舒先生璘長公六歲同經後先擢第
相與如親昆仲先君兄弟四人奉親可遠官初授四川蓬州教授後入
西廣被謫以沒公奉二親不遠官初授湖州烏程王簿次太平州當塗
縣丞次監温州天富北監場改官知臨安府餘杭縣言路彈知縣十人
橐九人矣而缺其一知公賦役治獄訟平無可訾而以小宿憾取充十
人之數疏出公論騰沸大不平以此愈名重一時其在烏程三太守皆
致之幕郡事一決於公知名如此張魏公子定叟尚書之子忠恕為郡
名士特薦公尤力忠恕母夫人就養而具慶每躬至簿廳迎二親入郡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九

行實風節

宋故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

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呂公午家傳

方虛谷

公諱午字伯可徽州歙縣人也曾祖昇祖玠父大用贈中散大夫世居
巖寺鎮回先君琢師事教授四明舒先生璘長公六歲同經後先擢第
相與如親昆仲先君兄弟四人奉親可遠官初授四川蓬州教授後入
西廣被謫以沒公奉二親不遠官初授湖州烏程王簿次太平州當塗
縣丞次監温州天富北監場改官知臨安府餘杭縣言路彈知縣十人
橐九人矣而缺其一知公賦役治獄訟平無可訾而以小宿憾取充十
人之數疏出公論騰沸大不平以此愈名重一時其在烏程三太守皆
致之幕郡事一決於公知名如此張魏公子定叟尚書之子忠恕為郡
名士特薦公尤力忠恕母夫人就養而具慶每躬至簿廳迎二親入郡

乙集

治二千石與一主簿綵衣侍飲時人榮之在當塗見知郡守吳柔勝謂
公有操守俾二子淵潛定交焉且檄入幕理曹攝蕪湖縣淮西廬州遣
兩兵會公事理曹申郡以廬兵奪縣民為言柔勝怒悉實之獄委公入
勸公謂廬州已有公文則不可謂之奪民柔勝愈怒委公審勸公審訖
入稟柔勝先令左右問若何公執前說柔勝愈益怒謂廬兵奪我百姓
巨忍不出迎公公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聞勉出怒不怠欲諒二兵公
徐曰若廬州初無公文則可既有公文縣不為處置而反罪廬兵恐不
可父之乃從公請坐廬兵以搔擾押回本州自懲之比柔勝所為稱公
有操守也陳貴誼來代淮南流民南渡自采石彌路滿城委公安集公
類編開禧舊牘防江却敵知和州徐僑遷江東提舉與貴誼會聞知公
左郡驚喜屈入幕公以郡事未辦欲盡決遣而去帖催至十八而不以
貴誼僑貽書貴誼公始行僑行部以田事忤丞相史彌遠論公還當
監鹽場之任浙東提舉章良明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特海寇

未平問策安出公廉知調軍出海糧盡即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此所
以寇卒未平與制幹施一飛議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
軍於是海道一清紹定二年己丑差知常德府龍陽縣公舊無家長婿
忠翊郎卜築為營屋於杭北關門外之西馬城始寓居焉龍陽之政區
分差役民爭先為之富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時彌遠雖非賢相猶實
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書公縣政於簿差公兩浙轉運司主管文
字差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庫丁父憂紹定四年辛卯杭
大火彌遠委公監造太廟凡二人其一貴游子多不入局每飯羅列珍
饌邏者視公日在局自奉甚菲又書之人才簿然終不能拔公於清要
彌遠紹定六年癸酉死端平元年申午鄭清之相名為更化實未嘗更
三京之師大敗公時居憂嘉熙元年丁酉六月除太府寺簿十月除監
祭御史清之罷矣左相喬行簡也右相崔與之不至理廟知公縣績特
有此除在臺十有五月二年己亥正月除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

實錄檢討官二月差知泉州當此時廟堂除授多私親故朋黨濫據職
貪狼藉公極言之州縣增價折納二稅倍收酒課商稅奏乞拘以充國
用徵素不產銀米絹外官賦純用會子戶部忽以嘉熙九年分茶租折
絹布改作銀會中半時銀一兩值價會子十五貫戶部估三貫郡守倪
祖常窘甚公奏新安山多土瘠賦稅之輸一錢科十向或增一文二文
州人已困三數年來增至十五文二十文又增至三十文矣民戶以三
十文納一文之稅又以價五倍納一兩之銀追價既急銀價愈增伏望
下省部免銀仍用會子旨依計銀三萬三百四十二兩郡人羅瑞州
為記次如乞免本州和糴及語郡守申省停廢若寺鎮官以鎮務酒稅
均為萬戶免羅織居民行商為鄉井無窮之惠皆此類最大患者清之
喪師黜敵至是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
韓杜杲在淮西處處危急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趙
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淮西之圍不肯出兵應援文具啓擬非不嚴

切而葵終於迂延公數入文字奏不已葵造謗以公為黨於京湖制言
公坐是出臺遂與郡然公奏疏謂邊閩角立無同舟遇風之心不容幸
災樂禍所合協心釋嫌而嵩之亦憾公時行簡拜少傅平章李宗勉先
在政府深以葵攻公之言為疑後有自淮東來見宗勉者乃言臺官皆
有書與葵往來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大以公為賢昌言於人謂呂伯
可元來獨立無黨而葵與嵩之怨之公待郡缺七年淳祐二年壬寅正
月迂者至公以泉南貨寶之地托以奉親不便時則嵩之以嘉熙庚子
四月自督府入與宗勉竝相久之行簡以少師保寧節去宗勉卒于位
嵩之獨相大權旁落尋出營室天下大旱西湖涸見底人相食江潮欲
吞菜市良山門又客星見于尾而世事大壞矣嵩之雖得彌遠人才薄
心知敬公而內然臺中所論閩事實忌憚公四月改除浙東提刑數日
嵩之令鄧泳族董復等論罷中外不直嵩之而葵賜出身亦在樞府五
月差提舉建康府崇禧觀理作自陳九月再除浙東提刑在任半年監

察御史劉漢弼與中書舍人華育俱出理廟臨朝諭臺諫不識事體
只好尋一舊人言公姓名高之恨不出已意退擬兩人進一其私也御
筆特批除公於是三年癸卯四月公再入為監察御史至闕特旨內引
謂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又謂論邊事甚好者三續又諭高之除兼崇政
殿說書高之雅不欲公入經筵陰肆沮抑時頃容孫除殿中侍御史同
在言路容孫子娶上涇呂氏女於公為從姪高之俾容孫上疏回避欲
撼公去而於法無避高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為王瓚者不樂公好喊鬧
除瓚為右正言十月五日也公嘗彈瓚之姻家史洽高之欲激令瓚與
公交攻公即日出靈芝寺回避理廟親洒宸翰呂某求去朕已降旨不
允可令都司諭旨仍於宸翰已字旁添一先字以示意高之見上眷如
此不得已方委都司檢正韓祥都丞陳一薦二人挽公入關高之又自
作簡調停公謂臺諫既出無再入之理與二人相持一晝夜二人謂既
出再入有例宜且奉君命還臺再入文字求去上終不允言路同官乃

請約王德成先請公聽謁見德成瓚字也杭人為高之客極兇悍由是
再留而議論愈不合一日省劄不許臺諫受短卷同官皆備榜客位公
獨奏爭短卷固不可盡信若不許受短卷即是塗臺諫耳目非天子所
以寄耳目於臺諫之意疏出人皆謂然高之銳意行經界州縣一付吏
手與豪民相表裏暗增下戶稅額公以此劾去烏程令諸葛千里高之
怒詈都司韓履善謂公曰祥等亦如之欲其且止然纔稟輒怒今得察
院言事姑寢矣高之自督入相蜀襄淮無歲不隳城喪師死於戰者數
十百萬小捷則於上前張皇誇大挾以邀君謂邊事非我莫能當也至
謂謀報北境內亂欲自以為功從壽春漸謀進取公謂敗績狼狽之餘
豈可復蹈前轍然尚不欲明言疏但謂我之間諜竝未嘗得其實不宜
輕信妄動高之弟賓之知徽州貪虐妄作公不避鄉嫌劾之高之最惡
公言邊事四年申辰五月除起居郎出臺兼史院官公屢求去八月丁
母潘氏夫人憂九月四日高之丁父彌思憂歸四明謀起復徐霖馮棻

等及大學生羣起攻之。高之敗議者不知公之兩爲御史俱出理廟親
擢初實不識高之非其客忤高之非一事。繼是當國者乃例以爲高之
所用不再起。公時年六十六矣。一閑十二年官階祠祿。一不屑意歸老
故里。回年二十二至巖鎮。見父執八年戊申也。公憐其孤露。啓誨諄諄。
至十一年辛亥。以回歸自臨封字之曰萬里。明年壬子。公子沆知於潛
及改辟淮西。餉管皆迎侍以行。回東西奔走不及再見。而薨於金陵寶
祐三年乙卯十二月九日。公生之次日也。年七十七。回嘗謂人才消長
世運之消長。係焉近世。或乃人才日長。世運日消。則何故。前三代夏商
周也。後三代漢唐宋也。文章之盛。宋不愧漢唐。問學之盛。則過之。熙豐
邪黨以元祐學爲禁。程氏之學與蘇黃胥爲禁。遂失中原學禁一弛。光
堯以是中興。迤及乾淳。蘇黃詩文學者所尚。獨宋文公續伊洛之學。未
有能深好之者。慶元黨論復起。又以爲禁。孽韓殛死。嘉定以來。未及見
文公而能續其脉者。西山真公德秀。鶴山魏公了翁。而公亦其人也。公

娶夫人祝氏。先公十年沒。實文公母夫人之從姪女。公得其家傳發明
文公之學。稍得緒餘爲名進士。建安刊竹坡類藁若干卷。行世。竹坡者
公初居西馬城時種竹。因以自號也。元祐人才非不盛。而特觀宣靖世
運衰以章蔡消之也。慶元嘉定淳祐亦尚有人才。而世運愈衰。不可藥
如文公如真魏如公。以侏遠清高消之也。大抵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
之權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運。消至於費似道。則運無可消。而有所
歸矣。自公之廢。以庸謬汗鈞。軸如謝方叔。丁大全者。比比公平生所敬
獨徐參政清叟。董丞相槐。令于沆師尊之。程丞相元鳳。同里同經。後公
二十一年生。相友善。公身後除右文殿修撰。知漳州。四年丙辰春。旨守
本官致仕。以生存出命。董程二相在政府爲之也。官至中奉大夫歙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累贈至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薨之明年正月。喪
至馬城九月。歸葬巖鎮。子一人沆。長女所適。已書。次女適迪。功郎劉泳
孫五人。傳文集未刊行者。藏于家。公夫人之家祝二居士景先者

生男女八人樞密汪公勃之內曰四姑是生作礪子行第一從也作礪之內曰三姑是生義和義榮義端吏部朱公松之內曰五姑是生文公皆孫行第二從也公之夫人曰三娘曾孫行第三從也祝穆和甫者文公表弟之子撰方輿勝覽公爲序穆子朱太學博士以公爲師論曰宋之天下以臺諫興亦以臺諫敗宰相不肖以臺諫去之易也不然則有如蘇軾所云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矣然則臺諫與宰相交通可乎臺諫奉承宰相之意自王安石行新法始章蔡紹述而臺諫遂與宰相交通然猶有陳瓘劉安世自挫不屈中原喪矣東南一隅秦檜韓侂胄史彌遠高之皆陰與臺諫爲一以去其所惡而擅權固位者也獨吾鄉左史公兩爲御史出於理廟親擢前與喬行簡不合後與李宗勉高之亦不合時則理廟端平親政之後懲創彌遠之專用臺諫自榮王與芮通豚月疏間有節貼宣諭庇存姻戚深防宰相言路之合然乃德彌遠立已之恩以邊事相其猶子高之大姦雖臺諫多其私入猶未敢全

欺理廟所以左史公尚能少行其志議者不察過矣公乙卯云亡董丞相槐程丞相元鳳竝無交通臺諫之迹而大閹董宋臣用事臺諫皆出其門自鄭清之再相則與周坦陳求魯陳垓蔡榮相表裏以媚宋臣以固理廟吳丞相潛初以忤宋臣逐謝丞相方叔以子循與宋臣爭湖山必游去實則泉州人洪天錫外師呂中而內客於宋臣中在史館屢與天錫論事嘆息無由得對可一吐所蘊如宋臣謝堂厲文翁近習戚里之橫莫敢言者中不知天錫實鑽刺宋臣得班六院忽一日天錫除監察御史宋臣力也請於中當言何事當劾何人爲也中歷歷教之天錫之進又陰與謝脩深交以干方叔遂謂且借宋臣徑入言路叛而劾之可以得名黨謝脩扶方叔入臺第一疏劾宋臣等理廟駭愕不行一再疏宣諭不行天錫去以此天下敬之而狡險矯詐世不悉也天錫晚節似道貴之至從列尚書終畏其入與閩帥宋臣憤天錫脩至痛治方叔者其本末如此董程二相無如宋臣何宋臣至拔丁大全爲臺諫論逐

槐以行都弓手火夫昇槐出關若下大理恐之者元鳳相大全參預用
吳衍翁應弼論竄大宗武學諸生皆宋所為大全敗潛理廟升遐由是
感淳臺諫一聽命於似道者十年彈劾全疏出於似道付下而貶黃行
否任似道去取宋之革命豈非前後臺諫與宰相為一之罪乎故因家
傳而極論之

贊曰昔之科目士患不中及既中之又患不用何以用之俾臨其民名
曰親民始足發身獄訟賦役改秩作邑事罔不試乃臻朝績兩豕其冠
兩繡其衣公出再入耽耽其威爰立三相行簡之耄宗勉之天嵩之之
盜三皆不合誰知有君左螭一出終身耕雲丁賈敗國整我臺諫惟公
之時尚無此患周程學問歐蘇詞章高山仰止千古紫陽

方吏部岳傳

洪杏庭

方吏部岳字巨山祁門人父欽祖鄉人稱為方長者主維義役積年岳
七歲能賦詩長入郡庠嚴陵葉子儀教授挾多聞困苦學者升講堂點

請諸生覆誦通鑑惟岳與方瑒能抗之相約每及通鑑其事即須舉其
人姓名始終見其卷覆問之葉遂語塞紹定五年漕試及別省皆為首
選詳定官以語侵史丞相彌遠為甲科第七人調南康軍教授未赴丁
母憂服闋調滁州教授准東制置使趙葵奇其才延置幕府辟制幹辭
不就及考除淮東安撫司幹官高郵軍卒闕以制命往戮首惡數人一
城怙然趙公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秩滿進禮兵部架閣添差淮東制
司幹官丁父憂先是史嵩之在鄂渚王楫畫江脅和嵩之主和議岳嘗
代葵書稟語侵嵩之以此取怒服闋嵩之入相差充刑工部架閣而嗾
言者論列閑居四年嵩之父彌忠死以營求起復得罪天下范鍾為左
相以禮工部架閣召尋除太學正兼景獻府教授輪對首言化瑟雖更
聖心未一謂之剛果時而陰柔謂之清明時而陰晦彈土木以彰寵賂
何以訓吏廉任環列以示昵私何以杜儉謁奏畢言東西闡和戰之議
及代書撥怒之由上再三嘉歎淳祐六年遷宗學博士復當對謂政柄

朝綱莫之底績天運神化僅了常程陛下之德未出於一如此則無怪乎二三大臣遠避嫌疑之時多而經綸政事之時少弘濟艱難之意淺而計較利害之意深羣工百執太息儒者之無益而澁縮方今之良圖隱憂羣邪之復興而潛避他日之奇禍次疏謂丙午爲自古厄運攷之國朝則是李邦彥從吉之年燭武已老丐骸而去幸也王陵少戇不知誰可代之萬一當饋之恩慨然有不如之歎則天下事不可勝諱是歲淳祐六年丙午謂嵩之行將服闋范鍾以告老去游似如王陵之戇無以爲繼也其言亦深切矣通講榮王邸先是講官日至客次俟講岳持不可與芮其敵之七年除秘書郎方掃華省中舊弊適趙葵以元樞出督辟充參議官遂以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在行始至即以禡祭違禮與同寮辨論不合又有欲括金陵隙地鬻蔬以規利者有以陳歿爲死節者岳力闢之丐去不許葵出行邊自言之朝丐祠差知南康軍郡當揚瀾左暴蝨之衝風濤險惡置閘以便行舟湖廣總領所綱梢據閘口邀民

錢萬始得入閘民船有覆溺者取綱梢榜之百京湖閩兼總領費似道怒謂無體統移文令岳具析岳怒謂湖廣總領所豈可於江東郡尋體統大書判數百語有曰豈不知天地間有一方岳還其文似道益不堪遂劾諸朝朝不直似道因兩易岳知邵武軍力丐祠丐罷不許未至邵武二百里峒寇作馳急足榜諭之寇知威名迎拜車下而散郡之廖姓峒丁派也廖教授復之者與峒表裏殺人殖貨爲郡梗岳奏乞寬廖復之而誅廖宗禹復之等多貲先爲計奏格不下而下福建帥趙希靜覆實希靜下郡追人索案岳曰吾不可留三上疏丐去未報則拜章交郡印與以次官而行旣歸然後得旨如所奏改知饒州未上罷起知寧國府未上罷時寶祐四五年乙卯丙辰之間也越七載程元鳳當國起知袁州新其稽若城及門爲大役後邕廣運兵出湖湘旁江西而北袁有城可恃者岳力也時丁大全當國矣以先求舉劾不從怒及令張生者攜斬字求爲造宅差舟買釘已差舟矣求買釘錢弗與尋除尚左郎官

而屬沿江副閩袁玠劾之罷下郡磨筭應干支遣追償其錢死鞠勸者
數人玠遣校詣門索錢售田業償之又兩悍卒索考功印曆既授之矣
復數日以曆歸索領狀岳題詩曆上解嘲曰一錢太守今貪吏五柳先
生歎富民貪吏富民玠疏中語也賈似道既相起知撫州岳辭已題發
印曆無出仕意似道與再給印曆盡復元官給之也不得已巽辭以謝
謂似道能釋憾而不然果以言者寢新命景定三年壬戌病疽卒年六
十四官朝散大夫自謂秋崖人所居堂宇曰歸來館曰著圖書所曰荷
霞塢木何家塢也自為歸藏之所曰鹵窩氣貌清古音如鐘詩文與四
六不用古律令以意為之語或天出有秋崖小彙行於世重修南北史
一百七十卷宗維訓錄十卷未傳方虛谷跋方秋崖壬戌書秋崖方先
同姓異縣寶慶己丑丞相訥齋程先生元鳳省試第二人紹定壬辰秋
崖別省第一人殿試本亦第一以語侵瀟遠為甲第七人范丞相鐘
崖守時則吳遇龍婺源人在太學易義有聲為甲第三博士吳先以
除訥齋秋崖及吳皆為太宗學博士號新安三博士授經榮下橋客次
倅陸興府大傳之除未至卒訥齋為宗學博士當聽不下橋客次印
入書院依常例秋崖亦為宗學博士當聽不下橋客次印

與丙以是已秋崖之剛秋崖出處皆正似以滁州教見知淮閩趙公葵
辟入幕史高之為淮西關兼沿江副閩主和玉檝來有寄江之請秋崖
代葵草書責高之而高之怨葵奏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族論自居四年高之相矣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所勝經一書得再相矣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工部而一書得再相矣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秋崖自言諸朝巧不可入矣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左彞置開便氏舟湖廣網稍南康軍賈似道時為荆閩兼湖廣總賦行
道怒謂無體統移文具曰豈不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似道怒謂無體統移文具曰豈不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山不道撰師誣其文有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日請力制陳應子崖能言然不動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未嘗入其幕也陸燈道是特竟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廟名天報之歟然燈道是特竟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武軍竹閣帥趙希淵自劾去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七年書事不盡從廣南制其城廣西兵入城不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帥袁勳劾罷下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道入相起知撫州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復元官起知撫州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六元官起知撫州秋崖賦詩而歸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先生卒時回年三十六此書載三十五年明歲小年七十科名幸獲

先生之辭賦對亦考居第一貫以道總之易讀甲之首

書國史定庵胡公升丁巳事

方虛谷

屈子之遠游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兮來者
吾弗聞吾晦庵先生釋之曰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未如之何獨來者之
不得聞則夫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違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覆
孰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
此屈子之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神僊度世之可期回舟讀
至此未嘗不三復其言而深悲之歲寶祐丙辰丁巳大元據言路將得志
用事遂董丞相槐嗾天府將卒數百人持杖鼓譟與過大理寺以恐赫
之然後擲置北關外夫丞相有罪可罷也小人作威蔑國體若是則不
可當是時精神學校咸切齒不平端明尤公憤提綱史事對客竊歎逆
上疏列其事丐去吾州婺源胡公升為史館編校尤公素所厚客也夫
全怒遂尤公或告公為尤公藁藁著天府陰奉旨逮公簿責籍藁楮閱

視之無有則以史事摭撫寶慶以來一朝立傳臣僚未當修纂遽謂公
為某人某人傳謗訕索其藁公對有理猶坐他誣謫九江徙臨江又徙
南安今所存丁巳以後雜藁者自謫居至今所為文也和平粹密古瘦
清淡幽而光微而顯如其為人公生於晦庵先生之里先生之高第葉
公味道乃公之師公被逮而衣器書硯蕩盡平生著述片紙無遺嘗為
四書增釋訪求朋舊間得所抄中庸大學論語矣而孟子終不可復得
斯文者蓋皆公之手筆也夫人學聖賢之學悟性命之理而又聞世故
更患難文之精奧不言可知回所獨喜者公之壽也屈子所謂來者吾
不聞晦庵所謂願少須臾無死以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者卒皆抱恨
九泉不及聞睹公年七十有六歸然老壽為世全人而大全及其黨談
消影絕矣矣公雖位下力微顧外物去來何足控搏把玩也出賈誼
賦而天理之終定者猶及見之則其胸次灑然當何如邪

監簿呂公沆家傳

方虛谷

公姓呂諱沆字叔朝左史右撰知郡開國先生子也開禧元年乙丑十二月九日生後左史一日紹定六年癸巳明堂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丙申銓試第一人授迪功郎台州黃巖縣主簿嘉熙元年丁酉十月左史除監察御史依條改監西京中岳廟次任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所準備差遣所謂總領者賈似道也公長似道八歲在幕微有隙左史再除監察公再任中嶽交好如初甲辰左史出臺立螭以憂居里遂不復仕公之再任中嶽也丁母祝夫人憂改官知臨安府於潛縣壬子之任父子同閑居九年矣迎侍就養垂滿淮西總領趙與弼辟充本所主管文字乙卯十二月公生日左史薨於金陵護喪由西馬城歸巖鎮葬服闋戊午請兩淮漕解似道入相通判婺州權郡護浙東提刑司印特差充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特差充行在檢點膳軍激賞庫所主管文字護浙西安撫司印登朝歷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似道景定三年癸亥行公田初欲行之東南諸路謂可免

和羅魏臨安克愚當奉行陰疏七不可遭重劾乃僅行之浙西六郡甲子七月彗星出公與似道劄乞罷公田還元主咸淳四年戊辰九月輪對又言易新佃改莊官不便不若責付元賣主歲自抱租運納會子起於孝廟用四川紙印造一貫準銅錢七百七十足會價終於不及此數端平初十五界十六界竝行鄭清之相首發十五界新行十七界以一準十六界二而物價騰踴會價新者與舊俱落至欲復畝收楮此爲清之大罪高之廢十六界行十八界以一準十七界之五而十七界僅直銅錢五十文十八界直二百五十文庚子至甲子閱歲二十五民頗安之理朝微時行第十七福王與芮第十八上意不欲廢一楮者此也似道改作銅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之三理廟難之乃於升遐之日僞作遺詔發十七界行關子舊比許以舊楮易官新楮假如十七界直五十文官當收舊界新十七界十五貫換與關子一貫可也而似道直發十七界更不換與新關自四川破十八界會子及關子用徽州紙易破爛

聚於行都每貫民間有貼會錢官司受納必欲好新楮似道置局令百姓出用錢換新關子當是時十七界曰飛楮十八界曰芝楮取繪物名關子曰曰關楮民戲言過此一關不得公謂關子雖軟腐官司受納通用則流行矣置局許百姓換新好者則是自賤軟腐之楮民烏得不疑似道當彗星出時以請罷公田卜理廟意非誠也公諫似道尚未見罪至此立言公田關子似道大怒公亟入劄丐去則偽除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寢久之與華州雲臺觀祠起知興國軍未赴論仍雲臺祠起知全州未赴論與建昌軍僊都祠似道所以待士大夫皆若此德祐元年乙亥三學伏闕上書訟公屈召赴行在公不復出似道敗殛死而國亦殞矣公師徐參政清叟董丞相槐皆尚朱文公之學岳鄂王飛金千兩朝廷以鎮庫前政以金質米餉軍米歸制司而金不得總所前後紛競公細閱舊牘書擬制帥孟拱見之謂敷柝明歸金而奇公再為中獄過吳門吳丞相潛時為守與行部監司交惡繫囑公待旁一言願兩刀能

槩毫魄百金公答為人子未嘗預外事謹不敢出對使者峻却之以清介知名自此始得地杏城葬毋祝夫人旁近古墓其後人願改公謂汝墓在先吾毋葬在後骨肉一同何忍如此悉築牆圍之共為一區在於潛重囚逸見榜感公未嘗訊杖自歸獄在繫寄居誣平民為盜鎔銅汁封鐵鎖實獄公被命踈決縱之斷朱章四十二年不決田訟息吳王兩府二十九年不決墓訟似道捨相府以平章遊宴公謂此國體攸關凡三移書規之似道憤恨不止公田關子疏也至元十三年丙子以後道遙杏城巖鎮間十年南北士大夫交敬義理典故詞章翰墨如先左史學問本朱文公而文兼歐蘇後進師焉二十二年乙酉十二月五日卒年八十一官至朝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內子宜人孫氏戴氏子五人長相將仕郎早卒時所聘松木汪氏女先喪汪氏撥以田三百畝為呂將仕戶議續好公謂未畢姻謝還之次本前修職郎浙漕貢士亦先公卒樞機標皆將仕郎貧為州縣學官女五人婿戴孔孫前登仕郎吳應紫

前太學守約齋生謝楠前宣慰司劄差永豐倉大使章明佑從仕郎休
寧縣尹方師聖皆進士孫男女曾孫男女不勝書卒後二年丁亥二月
葬母祝夫人墓西汪樞密勃之內乃祝夫人之祖姑汪公義和義榮義
端之母及朱文公之母皆祝夫人之姑世謂祝氏世生貴女以公貴累
贈至碩人如夙占又陞淑人

論曰士大夫出處之際豈非天哉先左史公兩人察竝不出宰相進擬
甲辰八月以憂去國九月嵩之敗繼相者不察開公一紀公亦坐是開
九年而後出宰百里乙卯丙辰丁巳丞相槐師也丞相元鳳同里同行
輩也而公居憂不得二相絲毫之力夫全敗似道入公乃似道老舊交
游京局善院寸進坐疏言公田關子及斥者以元台宴治湖山陽予陰
奪雖一郡不得試閑十四年鼎命惟新又閑居十年公可謂屈矣然壽
登八十一大節可垂無窮則天之所以愛公者於此亦未嘗不伸也歟
贊曰彗星之變公言公田還以予民福豈不綿官漁吏蠹更張莊佃公

謂不可以此獲譴瓶楮之楮竝行于時忽廢瓶楮一貫三芝新之未幾
自厭其腐公謂不可以此取妬未有宰相出宅郊闕柄臣傲主治游湖
山左右效肘豈謂鼎乎公謂不可以此獲咎父居言路峻却私書公既
歸隱同此閑居即止於權郡迄不試有大於此家學是經

胡大監崇傳

洪杏庭

胡大監崇字宗夢臨縣人殿院汝明之從孫也父正臣充郡學職督學
金氏遂爲歛人幼孤與兄嵩事母至孝同登淳祐四年第郡守饒虎臣
立雙桂坊以旌之嵩初調鄂州教授終湖北運幹崇初授句容簿制置
使吳潛辟入閩幕事無劇易悉委之軍資庫虧錢數十萬緡鞫獄得庫
吏之奸盡釋枉繫者富民于訟析貧不平第嚴責族長平之而訟以息
溧陽素號難治豪戶率詭名避役閩委行經界法置局僧寺以八字榜
諸鄉曰一毫無擾寸土必明鄉官寓職服公廉明依限納自實簿不待
履畝弓量卒能縮十萬戶爲三萬戶依賞格轉文林郎制置使王堃辭

充制幹督造軍器一十五萬戰船二千艘俄充沿江制機權江州通判
造寨屋七百間威能以勤敏集事歷官太常丞兼尚書右司郎官上疏
言公田七司法綠櫃之非忤時相出知台州台爲賈似道鄉郡一切以
公正行之豪右莫敢干政東湖歲利萬緡撥付上蔡書院又立四賢祠
以風厲學者適秋雨天台僂居二水暴漲入城奏乞捐米數十萬以濟
饑民似道謂水乃台州常事何至張皇累奏不報召赴行在力祈緩免
得旨奉祠未幾差知撫州似道嫉江西安撫曾淵子侯崇至陰圖中傷
崇見幾勇退寓居吳興龜溪之上似道南竄以將作大監召命下而世
運新矣徒步歸歎至元二十年終于家年八十官至中奉大夫崇精通
經術屢爲試官考校得人如馬廷鸞厲文翁皆在所選君官清白死之
日家無餘財自號平心老人子桂發終安吉獄掾桂榮將仕郎孫孔昭
後汪氏

汪御史良臣傳

汪路教

汪御史良臣號梅庵饒州路洽中元圭之長子也蔭授都昌縣尹遷鄱
陽縣尹台州寧海縣尹所至有政聲特旨除奉議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監察御史揚清激濁貪暴無所谷分道浙東掃滌殆盡再分道福
建不殊浙東人呼鐵面御史嘗建言免婺源楮皮及夏稅折納輕贖邦
人德之彈劾臺大夫輟理不法事章入同僚股慄公吐辭直諫動止如
常上下嘆服曰此真御史也以直自許故不容於時遂有奉化知州之
命卽棄官歸山中結種梅庵一時在朝羣公高其操行歌詩誦之嗚呼
爾於富貴利達者又安知出處之宜若公可謂無媿者矣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

乙集

行實才望

南唐查尚書文徽傳

陸務觀

查文徽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隣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立亦稱薦之徐知諤鎮浙西以文徽為其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為監察御史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閩主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義為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為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為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為陳進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
 乙集
 陸務觀
 查文徽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隣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立亦稱薦之徐知諤鎮浙西以文徽為其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為監察御史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閩主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義為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為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為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為陳進

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
觀可否文徽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
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迎我師行次益竹遇建州兵至
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爲別將屯邵武延
政襲破之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
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策功遷撫
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時李弘義挾吳越兵據福州僞遣謀來告福
州亂文徽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
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弘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
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入其城陷伏中被執送錢塘元宗遣使歸馬先進
于吳越而求文徽吳越王遣還將發爲置酒遇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
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然猶丁年
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

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諡曰宣子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元方
事後主爲水部員外郎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太祖命知制誥
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弈棋次頤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斂衽曰
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
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
太祖聞元方所爲大悅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
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長者以文行稱於時道從兄陶及事後主國亡
入朝仕至秘書少監知審刑院與道尤極友愛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
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恤聚食常數十百人得任子恩皆以與族
人以少長爲先後無親疎之間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常苦
貧而查氏至今爲海陵望族許國籥皆其後也

宋司封員外郎許公

行狀

歐陽文忠公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

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一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一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羅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替善大夫監永興軍推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延喜以攻劫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嘆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

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為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首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幹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為不法至或破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愧自悔稍就學問為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於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

不返君善撫其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
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偽唐數上書言
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
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名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
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
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
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
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可書以傳
謹狀

魏太尉羽傳

羅鄂州

大魏太尉羽字垂天婺源人唐鄭公之後真宗名臣傳云羽言鄭公
州錄稱司徒暮之子別居歙之婺源其後初仕江南為昭文館校書郎
四世而至羽然則羽乃鄭公十世孫耳初仕江南為昭文館校書郎
出為雄遠軍判官今太平州是也王師渡江遣出城下羽歸歙轅門太

相聞而嘉之特拜太子中舍命知興州尋知京兆府屬河間守將以征
賊推酷之入盜為已用遣羽覆實暮年得羨餘以億計因言本州錄事
參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今崔能前為即墨未滿歲而移遷調之司頗
未均一大宗以其敢言詔加褒轉後為戶部郎中上疏願省三司職官
之半可以責成仍條利病二十事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遷鹽鐵最上案
判官之位為三司判官之首上以唐世尚臺閣目卿蓋為冗官欲復古
優其選擇諸曹正郎有才望者並補少卿監以羽為秘書少監嘗請簿
許王府僚史之過乞依唐置封駁司命大臣領之事皆見從上稱其有
心計通明吏道真宗即位歷禮部侍郎卒年五十八以其長子玠為奉
禮郎玠卒羽妻自陳家貧無祿錄其子校書郎璿為奉禮郎後贈羽太
尉羽強力善處繁劇在三司出入十八年習知財賦之事

廣西轉運使孫君抗墓碑

王荆公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

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
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
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
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按講說誘勸以文藝居
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
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
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
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于
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墮于殿中君奏䟽即是
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
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青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
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
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

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
驅散其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
暫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
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
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
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
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
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
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
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撥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
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縣縣自君之高祖棄廣
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穀
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曰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

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邁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貌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黔縣懷遠鄉上林村歎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黔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瘵毒既除膏髮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黔人孫氏之阡

永州軍事推官孫君適墓誌銘

曾文定公

黔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爲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黔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爲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稱葬在其父之左將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序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黔縣者諱師睦始有別爲黔縣之孫氏師睦生延緒延緒生日旦生遂良以子恩爲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齡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既葬携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遂卒於池州大安鎮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爲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止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於爲文以古爲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怠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黜拔身艱故爲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末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不以就其後當修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代李尚書作

黃文節公

魏公諱瓘字用之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諱羽之次子贈兵部尚書諱遂之孫贈禮部尚書諱昌之曾孫章聖皇帝以太尉任計臣十有八年有勞擢試公以吏事公幼少以風力聞更中外任使其治威嚴請老去位家居教子弟以所聞壽七十有一以禮始終子續等十有一人奉公之喪葬於壽春以公初室下蔡縣君繼室新安縣君兩刁氏附焉翰林侍讀學士張瓌唐公既銘其墓吳興陳舜俞令舉文狀公躬行吏考告於太史氏其後若干年公子綸以材擢守吉州思似其先人請作歌詩刻于墓陰謹按公之世出授氏於畢萬由漢兗州刺史衡以來三十九傳至公名士望人不絕史公能不替引之宜有金石勒無憾其

兩娶司農卿諱琰之女司農於公母弟也惟公立朝蒙天子識拔更守十二州五將使節事實高紀士大夫多傳之故以姻亞道公之美而無嫌其詩曰

維鉅鹿侯絲萬有魏昭獻相簡功利長世文武開國師用賢智有與鄭

公正觀同功暮作司徒繩其祖風胡服變夏衣冠南齊太尉初筮起歛

發源陪臣仕主有庸有勳公守校書未冠試吏開封倉曹初無避畏象

魏燒燈碎嗟視成內侍少公僚事擅征公以書聞論罪請懲詔取付吏

府中大驚公守循州不夷柎之除用人士俾調養之士不救麥令無賦

之恤刑邕桂遂領轉輸男女質沒營戶口租計免請纓夷夏以蘇淮蔡

江湖大河南北無有遠邇愛民卹國少常金魚持節番禹吏宴姑息民

媮蒲魚塹海新城寶璫作渚工十一萬公私告臞人言無戎公乞奏功

遷諫大夫猶以請公繼掠五管盡銳廣府汲者負戶五旬不去廣人堅

壁用奇走賊誘者斂社天子歎息侍郎曹學士集賢還公廣州予兵

程待制節傳弟筠子鄰

楊端如

程待制節字信叔其先自歙遷淳梁登嘉祐六年進士第幼負將畧有志經綸熙寧中朝廷有事南方以單騎嚙帥命喻諸蠻既群酋送款上語苗時中曰程節未識其面真奇才也遷廣西軍使帥桂府十三年甚得蠻情每詔書因任桂人交慶交趾入貢嘆曰天子使老成安我海國豈敢自干天討初通西融道有本道錄置隆兪州有本州記又有竹溪集三十卷終寶文閣待制子鄰字欽之初節亡蠻蠻猖獗朝議欲世其功奪哀襲受麾鉞十餘年威名少不逮而恩有加終徽猷閣待制時人号大小待制節弟筠字德林登嘉祐二年進士第與蘇軾兄弟同年雖在謫籍音問不絕知陳留縣差戚里執役其人泣訴於太后太后曰聞其人廉吏吾可撓其政邪軾遂其知真州詩曰君為赤縣有古風政聲直入明光宮為戶部郎中卒有葆光集子邴字忠彥亦舉進士歷任都官員外郎著程氏世譜三十卷江南程氏多宗之節女洙通書傳能作

唐體詩長適史迅迅死遺孤繼不育洙即抵棄鈿鉞盡所為文槩焚之父母欲奪其志不可疾且革猶手為書以謝夫族弟邴銘其墓曰卓行夫人○附蘇文忠公送程德林赴真州詩君為縣令元豐中吏貪功利以病農君欲言之路無從移書諫臣以自通諫臣奏之也元豐天子為改容我時死馬江西東問之逆旅言頗同老人愛君如劉寵小兒敬君如魯恭爾來羽目達四聰收拾駟駿冀北空君為赤令有古風政聲直入明光宮天厩如海養群龍并收其子豈不公學君之子邴舉制策文義為時所稱白沙何必煩此翁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一

天... 公... 行... 實... 才... 望...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一 乙集

行實才望

宋太中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歙縣開國伯食邑

九百戶賜紫金魚袋俞公獻卿墓誌銘 劉原父

公諱獻卿字諫臣其先河間人晉永嘉之亂徙居歙歙公之父曰某贈

工部尚書尚書之父曰某某之父曰某某皆畜德不仕慶詒其後尚書娶

閔氏贈太原郡君實生二子長曰獻可官至某官天章閣待制其季則

公公之初學師友其兄強力敏捷儒術自任其後遂相繼成進士名聞

天下云拜壽州芍陂尉臨事明察善鈎人情推顯至于隱故盜賊不敢

發發之輒得人告其師浮屠出游者公揣其有姦使吏拘之而索其

室得浮屠之尸一縣大驚以為神轉昭州軍事推官陳進亂鎮南象州

危甚吏民莫自堅其太守欲背城奔使公往護之公至為說利害復教

使堅壁治兵為不可攻太守急聽其言得免誅賊亦不至官兵之在宜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一

州公部昭民往輸之粟及事平議留昭民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役病矣
不可以不示信請期三日許之民間公得令知不久役皆勸功趣事事
如其素陳進死上功第一賞未行丁尚書憂喪畢轉大理寺丞為本寺
詳斷官選殿中丞知廬州慎縣又換杭州仁和縣丁母夫人憂服除改
太常博士知南雄州潮陽吏民不相能訟擊不決一郡恟恟徙公知潮
州鑄其曲直潮陽又多水害公親相地勢築防金山百姓便之轉屯田
員外郎大臣薦可為執法歷兩院御史領左軍巡使舉察稱職拜三司
監鐵判官上初即位公疏言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太索用之太侈可
減冗食及諸無益引先帝為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諸衛兵及省浮
屠老子祠醮公本謀也淮南二浙一歲耗鹽十三萬尚書經費不足公
往賑之至則條發糶弊以新法從事吏盡償所負又增五百萬石以充
為鹽鐵副使改開封府推官會陝西言兵食不足轉運使非其人朝議
患之上亦重其選宰相數進擬無合意者召公問狀公不辭讓囚入言

之天子識公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其奏公至部三日得半年之儲終
歲餘二年之食雖一切變置然其百姓富者不病貧者不擾云涇原塞
外武延川本荒地諸將欲功名請築堡壘壘守之公奏以謂生事不可
許已而寇果至殺掠吏士塞所繫壕而去轉兵部員外郎遷京西召對
言邊事薦某可將帥賜三品服以兄沒當葬求為東南官改福建召還
判鹽鐵勾院轉刑部郎中居二年命直史館知荆南府進見言事上聽
不倦喜曰卿不當往荆州即日拜三司戶部副使歷度支鹽鐵三部轉
右諫議大夫復出荆南滿歲授集賢院學士知杭州發石作堤以扞江
濤水不為災召回判三班院及銀臺門下省出為宣州元昊畔西邊大
擾詔書問所欲施行公條上十餘事朝廷稱其知時務徙知應天府改
工部侍郎以疾請老天子優之以為刑部侍郎致仕聞其居杭州即皆
徙兩子官吳中以便奉養慶曆五年四月十七日終於所居享年七十
有六明年某月某日葬歙州某縣之某原從先人居夫人馮翊郡君錢

氏柔淑知禮是配是宜子四人長希楚某官次希元進士及弟早天次
希及希仲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祕書丞江杞其二未嫁公為人
高明剛嚴論議立規矩似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恕不肯妄有
輕重其在京西錢丞相為許州厚賓客之奉歲費千萬執政素不悅又
疑其有私公奏事至京師開其端問公公對無他世以公長者累階至
太中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開國伯食邑至九百戶所與交游同僚多
歷兩府者而公獨不遂可謂命矣銘曰

俞之先世其德相繼其大而章自公兄弟雍雍在家矯矯在官歷試以
難富貴不徇患而好謀天子是咨功濟西方國人不知辭老而休亦不
踰矩其風孔高以憚進取仲尼有言積善餘慶公實有子嗣武其盛羅
州志俞特制歸州軍事推官權領州事會李順及州城官吏多棄城城
中老幼亦亡去獻可料州兵屯公工棚以過外者不能禁得亡命二人
斬以徇眾乃定後以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為監茶御史建言天下所上
瑞物不在圖牒者毋得以聞歷提點廣西刑獄初撫水蠻數內飛獻可
以為前守吏始息之過請發兵策計之丁母憂特起為轉運使卒平定

之為立互市築塞以扼其險自是蠻人不敢復犯邊推功官屬未嘗自言
仁宗時擢龍圖閣待制權吏部流內銓子希甫希孟皆登第希甫終和
州推官希孟皇祐中殿中侍御史
希孟孫正圖復登正和五年第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元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按歐公撰許公父同封行狀云許氏世家歙州今此乃云宣州

蓋許氏本居歙而有別業在宣城子孫迭居之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歐公製作每欲互見以示其文之簡故云爾也

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
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劍州順昌縣尉泰州軍
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詰其所以來
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眾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
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
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
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

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
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必無功
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負公言先時買入粟塞下京師
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
高塞粟之償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
之術也行之果便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
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
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即治千艘浮
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二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
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
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
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
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

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慙矣願乞臣
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久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
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
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潤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
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
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眞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
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是先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
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
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
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
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眞州揚子縣甘露
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
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

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末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胡司業仲傳

羅鄂州

胡司業仲字彥時幼穎悟七歲父課二兄偉及為莊周夢蝶詩仲亦隨作末云誰能分夢覺真妄兩悠悠紹異之年十四隨兄游學杭州月試輒先出又數為之首教官命移按就察之間所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為太守聞之遣鞍馬召與語甚見歎異登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部使者列薦崇寧初召為太學正進博士數歲遷秘書丞著作佐郎與修神宗日曆及禮書除右正言數月以親嫌改符寶郎遷辟離司業後二歲

責監杭州樓店務繼知無為軍時巢縣有訴令者率斂錢數百千積藏實列肆中仲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積與簿書員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劾謝令政尚怒如民繪其像在學校又於名士多所甄引遭喪亂遺藁存者尚二十萬言從弟侃字彥和始名侔登進士乙科嘗任為宰去官尋得直竟不復出凡數十年自號柳湖居士恬靜好書晚苦目疾猶使子孫誦而聽之將終自為誌積官至大夫贈汪龍溪齊名時

朝請大夫直秘閣汪公若海行狀

汪正夫

公諱若海字東叟新安歙人而收疑美姿挺特年十八游京師入太學連送禮部靖康元年女真猖獗憑陵中夏朝廷詔求知兵者公銳然應詔及赴有司日未三刻紙筆告窮榜揭遂居優等時朝廷已遣耿勗割河北地畀敵其年冬再犯京師公以為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敵高宗皇帝以康

邨聚兵相臺公於是上書樞密曹輔乞立康王爲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倚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卽以其書奏淵聖制可俾公爲參謀如高宗所宰相何桌執異議以道梗爲解不果遣王城失守公述麟爲書以獻謂兩宮蒙塵義不容生袖書抗粘罕乞存趙氏及異姓僭擬縋城而出觸干戈趨山東芒鞋短褐謁高宗於濟州首勸遣以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早登大寶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訪問錫以衣服巾履甚寵補脩職郎充帳前差使留居帳下偶誤出中軍帳門再入則聞者以無號止之因而腹痛大病瀕死遂不復再進扈從至南京高宗皇帝登寶位大元帥府結局推恩改承奉郎除江南經制使屬曹憲轉承事郎除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和公宣撫陝西議未決公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以東南之尾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袖所見見和公其書云云極談終日和公悚然以言於上辟公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

忤執政意求補外通判沅州讒者乘間入言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其參謀官湯東野與公有舊得公於路喜其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公卽馳往諭以成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設三策以勸之辭音明暢允文大感悟卽舉軍東下公復爲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張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曹成疑貳有他志公移書責之成怒將殺公公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翌日曹成遂遁公遺李宏書使刺曹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馬友群盜解散公遂以王林五千入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是時朝廷方分遣偏師出殄餘寇公以爲爲天下者當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國患因著平寇策以獻朝廷悉用公策其後李宏爲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爲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後降湖湘遂安公尋復承務郎監潭

州南嶽廟除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預祗謁陵寢事遠以前功旬
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人背盟奄集城下結壘滿野時太尉
劉公錡用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於朝無敢往者公毅然首途竟達
在所具述劉公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敵果
大敗去除淮北宣撫司機幕柘臯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除通判
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闋添差通判信州扶滿叅湖北帥司議是年閏五
轉至朝請大夫除知道州陞辭得對上曰卿許久不見一向安在除直
秘閣改知江州到官歲餘丁司農公息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起公護
上流而公不幸死矣時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以其月二十八日葬丁漁梁山妻碩人趙氏皇叔故循王上儀之女子
一人擇善朝散郎通判常州孫男五人女四人公豁達高亮深沉有度
自幼不群耻爲世俗章句學字畫行草自爲一家於文無所不能採紙
筆立就初若不經意者比成章踏厲風發噲又萬口論兵幾策時事決

河漢灼著龜不足以當其豪且審也其麟書引獸合事羅百獸而
使賣國叛君者讀之色愧其移群盜書及平寇策縱橫明辨聽者悅從
比及攘定皆如素畫平時自許好奇偉倜儻慕魯仲連慷慨多大志慕
馬文淵高宗嘗以片紙書公名諭張和公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和
公去國不克召故相秦檜忌其才且潛邸舊辱遠不使得用用亦有不
試一迨檜死乃獲再望清光立談間亟分訓寵且曰是朕起兵時主簿
蓋以光武遇馮異之意待公也亦其際會使久在列近所植立宜如何
九江之政清而惠比其去舉城相與泣呱呱不忍捨公與人交襟懷豁
如無貴賤悉得其歡心朋急濟之傾困倒廬不憚也郊恩延賞首官其
弟其輕施篤義行於家而施於人者類如此謹撮其大槩以俟立言之
君子云

宋故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新安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追復龍圖閣學士汪公勅墓

誌銘

葉忠定公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汪公勅薨年八十四十月巳酉葬會昌鄉蜀里北庄村嘉定十二年曾孫綱以墓上之銘來請公字彥及徽州黟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離大學鋒銳涉敏同舍畏伏尊以宿舊垂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試饒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簿池州建德丞京口制置沿江安撫辟為屬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高宗厭戎馬久思壹休息既定和親罷諸將兵而名士大夫皆謂父兄讎未報兵未當罷上患之擇耆艾質厚不與趙張同好惡者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御史臺檢法官為監察御史奏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奏顯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刊石墓以賜群臣諸生示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科場適開萬方趨嚮於是乎小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而以專門曲學亂之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詔有司凡私意臆說盡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拜為顯獻公論其不自知職者

事不學無識竟罷斐蔡攸家人至行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憤嘆命臨安還之所賤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內徙進侍御史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隨宜增損裕養民力其節目其多給舍條上矣宜令監司以方鑠之徧下州縣使百姓戶曉而効其稽違者由是上益以公為知大體明治道權操練大夫兼侍講押班趙轍馮寵作勢安占人廬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遂一內侍而其類皆疎人知畏矣愈奇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八年遂以端明殿學士副密院事段拂罷兼攝東府事自秦檜志得惡同列偏已始廢序遷之制甫簽署或叅知已遂去俄復竄謫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造前傾接俞喞旋首下殿目送必與檜鈞禮檜瞬息間喻意相磨歲餘未有以逞公顧檜使恣欲有所建白台上恩遇常沮塞不得間則嘆息曰此豈伴食處哉及賜檜屋帶忽問樞密有否使者言帶二一賜樞密檜憮然曰上果厚注樞哉彌不平公亦慨然曰吾可以去矣即告上陛下幸哀臣母老病得退

就田里上雅知公為檜發也重慰薦以舊職食官糧檜在不敢動
搖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廉儉玉骨不費公使一物內屏燭及然
代燎政以慈愛為主勸兩訟勿爭詞致殺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歡而散
雲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制曰為民借留葉
義問故人也有隱憾上章毀詆奪學士孝宗初特詔復其言者未已命
再格又詔復龍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黨援刻難
焚天不啻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為義問排毀公者後亦卒
自悔恨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然不可定哉汪
氏望於黃陂世序甚遠然業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大子少保祖惟
立少傳父才貴失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縣家道潰不相知母舒氏
陷賊幾不脫寇退邑落死走十二四而公妻名以歸長幼各聚數里內
無一亡失鄉人驚異自是公素孝謹天始活之既貴封舒氏延康郡逮
西府之養云贈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氏南陽皆郡夫人四子作礪湖

北提刑作舟監行在都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官作又清江丞孫十
一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徽猷閣待制義質蘄春簿義的太
學內舍生義路義處義方義實義善義準曾孫綱直祕閣浙東提刑紀
顛縣丞統通判楚州紘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續知永興縣綬
知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欵盡自少至老不欺無妄充簡樸安
同異行疇壠中農坐桑語爾汝如一人歲侵倒廩下其直巨姓皆曰樞
密尚減價我何敢求贏故市糴常平賑人亦以為佛也公在時諸孫已
取高第後侍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宜於內外善類合一追述祖
德銷熄誣謾太史公所謂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銘墓
而已銘曰

治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稷契參之迹不存
家心國是毗翼翼高宗進臣以恭獨我偃我爾無尚同斷斷汪公輔君
以忠臣豈不比曰君是從事往論移群訕一聲雖與檜異難於自明惟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二

乙集

行實

宋故華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一百戶贈特進程公

叔達

墓誌銘

楊文節公

淳熙甲辰十月一日萬里既除先太碩人之喪又三日江西安撫使給事程公追騎踏門遺以書曰江西詩人淵林也祖于山谷先生派于陳徐諸賢謂之詩社而社中多逸詩某嘗搜得之今刻棗以傳而序引缺焉非君其誰宜為萬里辭不獲命既呈似公公不以為不可是時萬里未識公也自是書問還往益密情益親厚後八年萬里將漕江東被旨往上饒問囚過新安至休寧公遣人送酒相勞苦又遣其子鉉遮見于逆旅是時以使事有指欲見公而不敢也私念歸塗當庚此願既而山路崎嶇難以再經拏舟東歸至今以不識公為恨蓋萬里平生之舊相識而不相知者有矣未有不相識而相知者也不相識而相知者公

人而已公既沒萬里哭遣家僮吊焉今鉉又以兵部王公寅所狀公之
行實來謁銘萬里慟哭曰已矣世無此知我者矣銘其忍辭公姓程諱
叔達字元誠徽之黟縣人曾出重黎氏自伯休及嬰晉元譚守新安民
德之詔賜田宅於歙因家焉梁靈洗起兵拒侯景入陳以功封重安公
謚忠壯迨今廟食至天旺始徙黟云曾祖宗顏以子顯謨閣直學士邁
贈正議大夫祖遠以子楫之千載贈奉議郎父晉之以公贈太中大夫
三世娶胡氏贈碩人太孺人碩人公少穎異伯父奇之令從樞密丞公
學方中已有俊聲年二十三第進士中書連除興國軍光化軍教授以
薦改宣教郎除湖州教授秩滿造朝虜酋亮將渝盟朝論二三公以書
抵時宰陳公康伯請厲兵馬守淮漢募義軍遣間謀理財用陳大喜以
爲足強人意除通判臨安府府尹趙子瀟待下簡而亢公不爲屈趙謂
有臺諫風卽委以府事且屏後覘焉見公剖決如流遂大相知除知通
州諸御史薦爲臺主簿未三月遷監察御史乾道二年二浙大饑孝宗

皇帝憂之分遣郎官御史行視振貸公當行臨安諸邑先自府始奏謂
受粥之令及市而不及野請均之上大喜語執政曰誰肯爲朕盡心如
此既周視諸邑見上上迎勞曰卿振民良苦公條上便宜曰豐荒在天
感格在人願益修省以召至和至如祖宗朝已行之荒政若趙抃之會
稽范純仁之襄邑斯二者可舉行也夫今日之急務願詔監司與帥臣
察所部之官吏或罷奕不勝任者罷之或奉行不應書者罰之斯二者
不可緩也上稱善除右正言見上首論君臣聽納詞旨剴切時已和戎
公言勿恃和以爲安必因和以爲備復言廣盜始平湘寇復作蓋官於
湖廣者或昏庸貪殘或遷客左官欲民得其所難矣謂宜精擇部使者
以察郡守妙簡守臣以察縣令孰爲公廉孰爲苛刻或辟置或罷絀至
於一切科擾之政尤宜蠲損上卽召群臣集議于御文府選監司一人
遂除張維廣西提點刑獄郴寇李金叛公復奏請廣開赦宥招降之門
速發旁近精銳之師應時討定無使越軼二廣又言龔遂治渤海將鋤

爲良民持兵爲盜賊此安之之策也張敞治膠東明設募賞令相斬捕此勝之之策也願下攸司著定捕斬除罪之令潭帥劉公珙移書謂賴公建明表裏相應寇遂平中書除吏非法公言法制所以維持國體也要當遵守於上則僥倖息於下夫不中銓者吏部不擬官法也未出階官者中書不除官亦法也今則將仕登仕除獄祠之官矣非詞學上舍甲科者不注教官法也今則州文學亦除教官矣近有宜州文學高亥者除襄陽教授考其爵里乃一時借補亂法亦甚矣有旨押歸本貫又言諸郎皆華選也近有爲丞十日而遽攝負者有監門數月而驟權郎者望詔執政自今必察才望優劣資格淺深時有爲淮漕者進死蝗公言日者廬州守臣張師顏奏蝗徧田野今乃謾言蝗自斃罪其可逃又有以前從臣召還者請復免役錢公言身爲邇臣不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乃導爲刻剝是不可不斥遷左司諫言民困於執役及和糴四弊上曰朕當遣使按察在諫省僅四閱月以母老且病四請外上再三留之

曰朕方欲月卿尋以母憂去服除直敷文閣知池州時四年二月也引嫌改衢當路有不樂者遇官期至則輒以他人代凡五年至言者論其非是始獲之官辭行首言陛下厲精圖治未嘗不欲大有爲然有志不可不養養志不可不審耗於事則易急速於用則或沮願母撫宴安毋急事功上指養志二字曰此言極嘉五月改江西轉運副使十月易江東鄉部也即家拜命奉親之官邦人謂書繡云既職事有曰本司耗米曰和糴本錢曰去秋苗錢曰宣城若木錢皆蠲除之仍損米數千石贍宣之之徽州雜征有曰驛料豆錢者多取八十緡即奏蠲減又言徽絹緜兩昔輕而今重民以益困有旨十二萬匹減四之一公喜謂人曰大哉聖王之仁一舉革二百年之弊淳熙初元十月除浙西提點刑獄辭行上曰朕欲留卿未可言去除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既數日上復問宰執程叔達已除庶子未其簡記如此公言玉牒凡例止紬實錄而不網羅諸書愚有放失尋兼崇政殿說書上前因論帝王之學所以治

國平天下之道願講求前代賢聖事業而施之天下一日講禮至泉
府因言其法本欲斂市之不售與夫貨之滯者各從其抵而予之所以
惠民也而世儒乃假其真之說創青苗之法以取二十二之息故天下
卒受其弊用經之誤如此因言今州縣知利而不知義受田租之粟則
多至加倍理訟獄之負則專務罰金甚至周內罪名沒入生業大則獻
羨餘結權貴小則私盜取資妄用民日益困不可不懲上曰亦非不懲
更當痛革右史蕭公燧在旁與聞出而大言於殿門曰講讀官得人可
為朝廷賀尋兼直學士院二年四月兼中書舍人公以兼官過多力控
免去一日召見因言傳聞江東淮南多旱願脩德明政省刑薄斂庶人
心悅而天意得上曰亦聞江東閩兩方以為憂而劉珙奏云已得大雨
可喜漢唐之亡皆緣歲荒盜起朕每憂念帝至五六月不敢去心公退
謂人曰有君如此天下國家之福八月兼權給事中言詔令先書西省
後至瑣闥或昏暮丙夜事之本末有不及知人之賢否有不及問望

自今除官行事必具事之本末人之闕閱連書于前俾得參考不然依
舊制繳奏十一月召見賜坐上曰卿制詔甚得體公稱謝久之辭起命
復坐曰事無巨細盡言公言近日選人除授超越上曰何也公言舊京
局請闕本以待選人資淺之有才者今既歸銓部無以處之則徑除職
事官願以京局諸闕仍舊歸朝廷公每論諫上必嘉歎即施行之再召
見論敬天愛民有志事功三事其論敬天曰臣承乏司宗算修玉牒因
得仰窺陛下盛德如讀尚書而作敬天圖臣願陛下鑒圖而法文王不
已之心勿謂豐穰而怠憂勤勿謂平泰而忘儆懼上曰朕自為此圖頗
覺有益每遇水旱則必披圖修省常獲感格後再召見上顧左右取圖
示公曰人君享國久長皆由嚴恭寅畏尤當以為法公言陛下既知所
必戒又知所以法社稷生靈之幸復以親老請外上曰朕方用卿何數
求去退而力伸前請上欲與郡而言者以為親年高恐迎侍非便除有
龍圖閣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明年丁太中憂服除七年五月除湖南轉

運副使帥劉焯久病廢事民方然悉公爲辨訟決囚滌滯除弊遇水旱
與蠲租振贍人呼舞曰非運使我等皆當死徙嶺海矣又下令通財以
本司緡錢助衡郴道永者凡一萬三千緡又代道州輸歲缺之錢一萬
七千緡積通大軍錢三萬八千緡又與總領趙汝誼奏除永州旱米四
萬餘石民感實惠百千人相率詣安撫司請爲表乞借留九年七月再
除浙西提點刑獄饒者塞涂其後潭帥李公椿竟以民言上聞時江西
謀帥上命執政疏其人上指公名曰某也可近查椿奏其得湖湘民
心八月除秘閣修撰知隆興府見上極論郴桂盜賊之由撫御之要選
任之宜消弭之策洎至洪以所部多盜申嚴同惡及他盜捕告之令一
夕郭外僧舍有寇其徒來告公免其罪而犒之盡縛群寇尸諸市屬邑
有八而每歲之賦十通二三蓋有民已流徙而田實汙萊者亦有田不
汙萊而業無主名者謂之逃閣公分遣縣官精敏者核其欺占其實百
年膏散一日蕩去州之材官曰親兵者千曰選中禁軍者亦千異時上

卒營壘市居相半以故驕放公爲之築室三百餘區聚居一營月廩時
服給按惟時書訓夕警無敢譁復請州置準備將一員擇其久於履
軍者以管轄之上以其法刻板下之百郡云吉之兵譟于牙門公以守
臣與兵鈴不誠劾罷之擢賞禽賊皆伏誅軍政肅然一道惕息十二月
進集英殿修撰因任公上體聖意卹卹民隱其惜官感其於家貨帥洪
五年前後蠲除民賦爲緡錢二十三萬有奇爲米斛一十一萬有奇談
者以爲多於王仲舒云十三年八月上一日忽宣諭執政程叔達隆興
之政甚美與進敷文閣待制再因任歲或不雨公每禱雨舉室不如
輦感召如響部內連年有秋民歌之曰公來江西孰公去江西旱十四
年引疾丐祠章繼上四月四日特轉一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去之
日如始至在官束脩之問近比宜受者積八千餘緡皆入公帑因任至
再宜受禮物亦以犒軍既歸宅旁治小園曰西塾有堂二曰葵心曰秀
野鑿池沼種花竹逍遙忘歸十六年二月太上皇帝登極轉一官以嘗

之謙筆者

宋故通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致仕休三舉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贈宣奉大夫朱公

曾祖溫舒故不仕曾祖妣程氏

祖常故不仕祖妣吳氏

父逢時故贈中大夫妣吳氏

公諱晞頰字子淵徽之休寧人先世家德縣林野中大起家履歷
自力每曰功名富貴不必當吾身我後必有顯者俄感朱峯羽仙入夢
已而生公公生而秀異童中能屬文纓冠入國學教篋孫業益有聲聞
歲擢進士第時隆興二年也未注擬間聞中大喪星夜奔赴號毀若不
勝終制制荆門軍當陽尉當陽被邊蕭邑公協贊冬長備禦慰存一境
安輯湖北池河瀰漫數百里葭蕪叢菁為盜淵數舟行所經無脫免者
公請諸司乞石俸歲終給之家嚴防巡禁戢之法盜發地分撫實以聞

或掩匿許人越訴宣撫使王公炎聽之就檄公措置公復請舟之入池
者警司晝日時舡隻申諸司及出池申亦如之過期而不出者即知其
被盜應時會合掩捕又設方略擒賊首黨與駭遁其害遂絕至今猶循
其規時韓立曾攝夷陵令監司有不樂者以訪聞置獄且誘承勘官以
薦削俛文致其賊罪考掠無全膚韓遂誣服案成王公檄公錄問公視
其爰書錢物皆非入已經駁所鞫凡三日而獄平秩滿用薦者關陞從
政郎調靖州永平令靖介于夷獫永平為附城號難治公撫以恩信皆
得其驩歲時執界戶丁來縣庭踏歌擊鼓致謝郡人縱觀謂前此未有
也民德之生為立祠淳熙元年舉員書考及格改京秩知蘄州廣濟縣
准石民兵自虜退後歲調往合肥教閱貧弱者多狼狽道涂愁怨蒼蒼
時王公希呂為帥公以書力言利害乞就各州縣閱習緩急以保鄉井
王公然其說以聞于朝四年秩滿通判閬州閬在蜀居四路之中經總
制之屬歲入緡錢幾百萬有司復責增羨民大困公積入為出酌三軍

之中數力申總領所為定額公私皆以為便總領李公昌圖委公行跡
邊徼公雅有四方之志欣然繇劍門入漢中歷岷鳳瞰秦隴覽山川之
險要考秦漢魏蜀之遺跡道出武興為吳公挺言之吳公嗟異曰西州
無子儔者知成州馬琥得罪於憲使按其賊內一項為錢萬八千緡時
憲使得以粉牌直達四路事官吏側目觀望風指符合體究朝廷下與
元帥司選清強官鞫之帥以委公公盡索券曆攷驗其錢乃先期發往
總所魚關充糴本者收附甚明竟為辨白李公與制帥議欲擇善郡奏
辟公以母老力辭八年赴闕授知興國軍人對其一論士大夫誕謾之
習相師成風今後有建議之人大言無効乞斷自英鑒如太宗朝除籍
削任追納賜金使天下之人砥礪名節趨事赴功一論西南夷近時開
邊蠻者皆起於官吏或虧其互市之直豪民或侵其旁界之產以激其
憤遂至解仇合黨而反讎於我又鎮寨官平日虐用土丁使其亡入以
為鄉導乞下制置與逐路監司嚴行禁約一論四川茶馬司於岩昌黎

文等州市馬萬二千餘疋不應格者官既不買又禁民間私售夫馬在
官與藏於民一也與其棄之化外孰若養之民間為吾外廐邪乞聽軍
民從便收買緩急可以獲用既收美人之心復與省地之利一論銅錢
滲漏入南北一番乞禁解鹽入界公邊不得用銅錢及有市舶去處亦
止以鐵錢行用孝宗並嘉納之俄丁吳令人憂居喪尤盡禮之生二本
于房除差知靖州人對便殿首論通判貳郡守之權參議贊帥臣之
事乞加選擇其老病貪懦無資者不得預茲選又論諸州鞫勘公事獄
官必先具節款以探守臣之意輕重高下無復朝廷之法且徵官承勘
不公自有卷廢及司法可以疏駁州郡監司可以按發何必先具節款
乞行下諸路違者許監司按劾臺諫彈奏又論襄漢之地在上游為重
所以備吳蜀為一也境接唐鄧土野平曠漢江淺狹隆冬可涉而出成
軍馬如邊調發則聽鄂州都統節制襄陽逼近虜界去鄂阻遠緩急俟
其往回必不及事况鄂為內地不必重軍襄陽極邊戍人軍少宜移武

昌大軍成襄陽留水軍控沔鄂以守則固他時進取之計何求而不得
孝宗稱獎再三曰卿言極是且與公反覆論虜中事體公具言始末因
歷語辛巳歲謀臣戰將之失及論進取所當先糧食所當取孝宗曰朕
時用兵亦只因糧耳非卿莫能為朕用者公感殊遇復陳說數千言
辭意激昂孝宗猶未進早膳也公退扈帶環閣迺於殿門謂公曰對揚
合上意未有如公者行且大用矣翌日宰執奏事孝宗謂曰昨日朱某
一殿議論極可採有才如此而棄之遠郡豈為朕用人之意可別與一
近闕差遣諸公以不素料錯愕莫對會虜虜擇守遂以易靖吉俗號珥
筆訟牒紛委公處以簡靜裁以果達架黠退屏獄犴衰息值歲中歉公
夙宵講究先事備豫明賞格以勸分示刑禁以戢盜前後三上奏得米
數萬石賑給單弱鞬柅姦蠹入受實惠豪右無過糴細民無流移明年
歲給公又痛裁冗費輯材鳩工增修城郭改築學舍民不知役士論尤
歸之磨勘轉朝奉大夫廣右鹽法客鈔不行孝宗妙選帥曹往究利病

於是以應公孟明領帥事除公轉運判官且趣令赴闕公入覲天語勞
問數四且曰本欲留卿西廣鹽筴故甚舍卿無能辨此可與應某共審
實務令經久可行公謝曰臣駑鈍不足以仰副隆知不敢愛力孝宗為
動容公又上論西蜀事宜其略曰今所謂邊非唐所謂邊也唐為邊患
者止於雲南六詔故以益州為襟喉之地便於經略而韋臯李德裕高
駢輩皆居劍南若今日西蜀自我藝祖斷自聖模畫大度河為守夷人
震懼天威二百年不犯塞逮今益以衰弱此其備不在成都也今之蜀
正猶三國之蜀北與曹魏為隣諸葛亮撫箕谷攻祁山出散關圍陳倉
出斜谷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壘渭南未嘗一日安於益州而今
之制置使乃居成都有終任未嘗至漢中者尚能為陛下控扼北虜窺
取中原邪今之六詔成都帥司之兵自可以備欲乞移制置司於興元
與荆鄂建節首尾相應與元漢高帝所興之地褒斜谷正在其間昔魏
延言於諸葛亮請精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不十日可到長安

而公從斜谷來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正今日形勢也又論士大夫風俗逞私憾以相詆訐乞戒勅百官精白一意以奉公上被趣行之旨兼程踰嶺遂上鹽奏其略曰臣入靜江界延問父老皆覺額告臣以賣鈔之害謂鈔法初行靜江尚有富商數十家可招誘自乾道變法皆乾沒所有多轉徙湖湘其存者又破家蕩產矣府歲發縣就賣之鹽為宰者即置酒招致上中戶勸誘認數實則視產稅多寡抑勒承買不從則以刑法脅之令先以砧基簿抵當入官既得鈔請鹽又有川涂之程舟車之費磨以日月耗損不貲而受鈔未幾官催入納急於星火枷錮捶楚無所不至一二年來上中戶亦窮困為下戶而官司歲科不已或三五籬或十數籬其力不能自往般請必至低價轉售約所納之錢所折已半矣又有荒廢之產賒抵在官或沉失或死亡官司不免勒隣保認納一人之錢波及數十人人人愁怨已不聊生會府尚爾諸郡可復有尚可勸誘邪夫變為客鈔建議者徒以官般科配有食貴鹽之害不若

各鈔便民使朝廷貪愛民之美名而變其法自今觀之靜江官般之前斤為錢百變為客鈔之後為錢百三十矣尚何便民之有諸州守臣為巧計者差衙前及出職吏人詭名客販公然官賣既獲其利又得歲計增給月度寬紓或乞免歲計或乞放殘稅稱是自能撙節敢為誕謾以希幸進建議之人更相容庇以為鹽筴之效凡所以為州郡之備者悉以廢弛恐致蕭牆之禍噬臍無及陛下前以人言而變法今以人言而復舊何容心哉奏入有旨令從長相度復舊法毋致再有科抑公於是朝夕講究通變之策或畫項條陳或每事指奏詳瞻明白事悉施行法至今人安之由孝宗之剛明而公能力主其說也公以久去墳墓方上祠請有旨令再任公守法益虔泣事益精又一歲除直秘閣京西轉運判官以初復鹽法措置有勞也公至襄陽條陳備邊便民之策其論控扼衝要則有分屯江陵之奏論額外効用則有收刺子弟之奏論剝淺船卒則有省費去擾之奏論請佃官田又有限年首實買契之奏公深

知民間纖悉利病時張公杓帥襄陽相得驩甚而張公尤服公之識鑒
再閱歲除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進直煥章閣特紹熙
四年也公年六十矣再入炎嶺無所顧憚初公為漕樂易撫下皆有恩
勤既開府號令嚴明矩矱整肅胥吏懼惕部屬警勵故舊不敢奸以私
談者以為適為政之宜帥司每歲差官吏至邕之橫山寨買羅殿自柅
馬不下三千疋費錦彩鹽銀約二十萬貫循習多弊公申明措置凡十
九事少年蠻馬紛至且多良者浚興安縣靈渠秦史祿所鑿以達湖廣
之漕者又增治城壁為屋千八百八十間越十月而成蓋南方土燥城
必屋覆而後可又屋制如常則無以施守禦之具公乃創意樣若戰棚
內庫外崇上施帶枋擲比圓角圓角之上復布簣載塗而復以瓦甃其
堅壯可以拒砲石立戰士外簷包砌女垣可以施弓弩用竹瓦木磚役
工皆以萬計無毫釐取於民事間特授中大夫以獎其勞慶元初元冬
召赴行在所二年三月八日對俄除軍器監赴五日丞相余公謂公曰上

知公可用適選餉臣公能為朝廷一行否公答曰東西南北惟所以命
不敢以內外為間翌日除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公至治所稽
攷財貨本源歎曰國家財計如此而用或不給滲漏多而浮費侈也廼
痛自節損室罅剔蠹不顧眾怨如諸州綱運至倉者監守胥吏以至棹
梢表裏造孽所納濕惡儲積易腐公閱庾吏數踰百供倉官騶闕者復
倍之公曰此皆雀鼠也於是悉汰冗食疏為定額明示要束人莫敢欺
朝廷歲下和糴乃自措置收糴得米十四萬石價視舊損十之一辦集
又在諸路先維揚城初計修築費緡錢二百餘萬日役萬人者半年詔
公往來董眎公見其城堅壯徒為巨費即以狀聞曰揚州之城本太祖
皇帝平江南時所築臣慙其根土堅如鉄軌至數尋視軌之文有饒歛
哀撫衡鄂萊海字乃知藝祖既混一區夏合諸郡之力而城之規模遠
矣史臣謂周世宗令韓令坤築蓋傳誤也閱實元料百用其一慶元三
年正月陞本寺卿以修城省費和糴先辦也運渠在潤境百二十有七

里歲久閉塞小旱輒膠舟公覩諫壁丹徒平視江潮乃浚二渠直達于江各立斗門隨潮進退而啓閉渠不乏水人饗其利四年春有旨赴寺供職公歸班面奏二事一曰椿積軍糧二曰招刺子弟大略謂朝廷歲下四總所和糴各數十萬石令守臣認數椿管以爲先備也然總所經常之米或因州縣荒歉或因綱運欠折宣限迫急未免借充歲復一歲厥數茲多所謂椿管者徒有虛名乞取會每年諸州水旱除放及綱運欠折之數別行科撥應副總司其椿管之數止許以陳新相易不許充用庶幾緩急可恃又被堅執銳之士招之於鄉井之窮民不若取之於軍中之子弟彼其生長棘門素習技擊弓馬便利膂力剛強與鄉井窮民有間也今軍中兵額虧其而招刺之法不及使之仰給於父兄而口腹每不足寧無意外之慮乎乞下諸軍遇有額闕悉以子弟充刺數千百之精銳可一朝而得八月遷權工部侍郎俄兼實錄院同修撰五年六月兼知臨安府帶湖西帥事尤繁劇公以沂侍史館兼領處之裕如

捐胥自戢郡偷潛遁京城蕭然部封忱服九月轉太中大夫十一月守工部侍郎兼職如故明年春三獄皆以空告上賜爾書論公頃仕蜀廣屢冒炎濕浸成疢疾至是增劇力上正祠之章聖眷采隆褒詔不許給告十日祈請愈率始免知府事四月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遺表上聞朝廷惋惜贈宣奉大夫爵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風骨峭整若不可親而接物則和平樂易辭氣質簡若不委曲而析理則瞻蔚精微性友愛故產業悉推予昆弟俸餘又經紀其生官旣通顯官其猶子三人其二以郊薦義襟倜儻親族故舊之以賈告者至饑衣食以贍公爲學務爲有用尤加意於詩其在南中所作多載續桂林志遺業巨篋藏於家者尚未編次自持麾節尤務收拾人物屬吏之有才行邊將之有勇略者每被薦拔居顯職娶洪氏忠宣公之幼女積封至令人令人之在室也其兄樞密導時在翰苑以書抵兄丞相適曰必欲妹有歸無如朱君故令人歸于公令人動則有法勤儉恭慤人謂公之賢有內

助焉公之薨也令人哭泣致疾後公十二旬棄世子男三人元已脩職
郎前衡州司戶參軍立已將仕郎成已登仕郎秀美而向學女一人適
宣教郎主管佑神觀汪綱侍御史義和之長子也才器邵博公與令人
愛女甚篤故遇汪君加厚公易簣之際司戶官衡陽將仕及登仕尚幼
公以後事屬之且字呼之曰吾得瞑自有仲舉矣孫男一人未名諸孤
以嘉定元年三月二十有二日葬公于楓林之原令人祔焉遵先志從
祖塋也將葬司戶走介以書來曰先君子行實不可以無傳子盍爲載
之鑰椎魯不文辱公殊知公帥廣右以所知薦公貳冬卿以自代薦今
將奚辭謹狀公歷官行事如右俾名世之士誌隊表阡與史氏編錄於
此乎攷謹狀嘉定元年月日門生承議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談鑰

宋故中大夫司農卿守集英殿修撰致仕休寧縣開國伯食邑
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贈通議大夫程公墓誌銘

程端明

唐虞三代之用人必取精毅彊敏端良淑茂之士以成天下之大順以
致天下之大利則民生以庠國祚以綿斷斷然不可誣也嗟乎如公者
蓋庶乎才德之兼茂者乎玆頃與公同爲宰掾者累年見其於軍國之
大政州縣之細條人才之優劣邊方之緩急來則能明至則能斷已而
白之宰相則約而不繁辨而不沮孰不以大用期之而止於是命也夫
蓋公自初筮地不遠親事必咨稟歿亦告之於墓人稱其孝也中外踐
更餘五十年其爲州也襁負其民東濕其吏其爲部使者也公明果斷
風動列城其宣明教化也則所至崇學校盛生員行鄉飲人謂洋洋易
易有成周洙泗之風且復萬里走介以市蜀本之書其給兵也賦不加
而餉不竭其總邦計也經理靡密而調度益贏其治天府也抑豪右嚴
火政決滯訟增解日省公事以衆大之區而圖空天詔嘉獎以尚書館
北使而迄事如禮其賑荒也不俟監司之命而發常平之粟其措置稱

提也甫及浹旬悉復元陌其爲右銓也寒峻無滯淹之嘆膏梁無僥倖
之門創相風之烏以絕網運之淹滯畝敷和買而去物力之征修先賢
之墓以屋風化凡游觀之地一斥不營至於葺營壘築倉廩凡可以爲
公家利者則不遺餘力有如加葺戰艦番給巡舟所以防江者甚備省
酒官以創戰崎之寨移海內巡檢以鎮定海之烏崎核鹽鈔之資次而
商賈流通去宜興之茶引以絕後害折新城之麥價以便民輸却圭田
之入以廉率下建錢清之浮梁而免籍民舟絕軍中陞補之弊嚴招刺
等仗之法革虛籍之冒請初公帥粵以嚮寇故至則削平二年按堵凡
公政績滿粵與明家祠入誦今未已也市田以去錢湖之葑創庫以繕
東津之橋其興利除害必爲悠久計大抵若是不止去葑浮梁一事而
已其遺蹟皆可推而尋也凡公表表以政事聞於時者皆終身佩服文
簡公之訓飭也裒家藏副本之書以益鄉校新稽古之閣以壯儒風建
四橋以惠鄉井而猶卷卷然見於家居之日嗚呼足以見其仁至義盡

之無所終窮也捨見次而易遠次以便暑途交代之耄營兄弟之後
從弟之官士論義之其子端升預漕舉則喜見顏色曰一薦未足喜且
喜詩書氣脉不斷則其所以傳家者不以贏金明矣其孤端升書來言
曰先君之窆久矣而銘猶未也敢以請玆出同譜居同里仕同朝道同
志義可得而辭乎然萃衆美以銘之則愧非其筆爾銘曰
惟天降才有物有則惟王分職量能度德不惟我家隆古六武登進一
朝百年封植倚與公才萬夫之特賜知其二回知其十不茹不吐強哉
中立善刀割然必中其劇安坐子儀馳騁光弼聖門設科虞廷列秩二
十二人豈容兼得公才獨全卓然挺出四品階官候對一息豈曰不遇

猶爲時惜雲水盍藍下山翠壁千歲雲仍來省其宅

東道常平茶鹽權沿海制置司事嘉定六年到任以東錢湖七山樓瀛
其傳每患此軍始置田租以所收歲給浚導者虛畫策遠發錢及
用造器服以勸學海錯果旅之征以惠民城郭戎器
橋道以至公府與鄉飲之器具織悉留意人服其教

新安文獻志卷之八十二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三

乙集

行實才望

故宋提刑汪公應元墓誌銘

程文清公

公諱應元字尹卿曾祖友成祖大昕號養拙居士考言忠贈奉議郎妣吳氏贈安人公紹定辛卯領鄉薦冠書經明年登進士第調長沙戶曹不由介紹以才見知臺郡薦剡交上時連帥忽視其屬莫敢與之可否事郡吏出納異量歲贏萬斛餉所廉知索米如納數公獨請曰籍令此米不歸餉而歸州且不可况民受害郡不蒙利宜一用公量帥從之邦又至今蒙惠郡博士偶虛席暫攝其事闡明理學士心悅服秩滿調北外酒庫京兆尹大資趙公與籌亟稱其才羅致幕府裨贊惟多居無何中法科除大理評事昭枉雪滯讞議精詳王公伯大謝公方叔為憲部長貳咸器重之爭先薦舉改奉議郎宰廣德之建平謁郡白事首及蠲積逋定月解寬期會持論公平郡不以爲忤既至邑剡除苛征疏剔滯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三

乙集

訟兩造在庭吏不得售欺邑土狹人稠僅僅自給有持准餉檄強糴者
力却之民賴以無飢在邑歲餘詔還舊班尋除太府寺丞兼權刑部郎
官四方具獄來上件目孔繁閱實其辭纖悉靡遺遷太常丞兼職如故
禮刑並領廷紳榮之駸駸鄉用力以外庸自請轉朝奉郎知泉州兼提
舉福建舶事泉夙號富饒比年公私交匱下車訪求民瘼以儉濟寬絕
宴私屏例冊與諸邑約郡不遣吏督縣縣亦無得遣吏督鄉官若民俱
便之滿歲善狀著聞陞直中秘郡瀕海世錮之禁甚嚴有販獲者挾鄉
要人書求免不聽卒寘于法用是撥禍去官軍民戀戀不忍舍公論隨
白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徜徉家林略無榮進意上念左馮地大物蕃徃
獄嶮憂思得通經術明理法者往司臬事遂以詳刑起家訓詞有曰爾
志尚端介聯中兩科位丞郎則裁讞明允秉麾節則民旅信愛與道偕
行不驚寵辱朕甚嘉之左斂去天伊邇起吉人觀刑之中以仁民裴彞
時方臥病感上殊知力疾就道入境領事務從簡儉迺吏取給行幣一

毫不可累郡縣自衢婺至越親詰囚徒立爲遣決先聲所至貪墨吏凜
如立木檄下郡縣簡而信罔或愆期常曰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格言也
吾敢不勉察辭必審議罪必當夜以繼日孳孳旣厥心宿疾頻作扶藪
治事不輟竟以羸瘠不克支終于官舍寶祐丙辰七月五日享年五十
娶羅氏封安人子幾先以裡祀補將仕郎女適進士鮑慶雲其甥也公
幼而敏明勤於學問與人交不事邊幅至於居官臨事予奪一揆諸理
無所回撓能奮起孤寒以職業自見入都丞郎出秉麾節聲燁然天不
假之年未究厥蘊人共惜之初家居暇日嘗遊覽麗西之穎源喜其山
水明秀慨然有樂哉斯丘之歎旣沒之二年幾先卜宅兆于茲以十一
月庚申奉窆窆從治命也先期述其出處之槩來謁銘予再與公同朝
每語及侍邊所聞未嘗不相規以善期稱先志觀其所以自期者未艾
也而遽止於斯惜哉銘曰

秀而整兮玉清霜凜頽而悟兮今涵古茹擢兩科兮名揭義城登宦路

方靡疾其步遽摧軻兮未閱斯丘菴垂裕兮以蕃以庶

工部侍郎程公元岳傳

程敬所

先公諱元岳字遠甫歙縣槐塘人丞相文清公之從弟淳祐六年領胃
薦七年入太學寶祐元年登別省五月廷對姚勉榜賜進士出身初授
迪功郎真州司戶參軍改差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准備差遣四
年改差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陞循從仕郎轉承直郎六年除史館檢
閱開慶元年改奉議郎除太學錄繼除武學博士景定元年率學館同
僚上疏極言時事三叩閣遂出國門有旨命留尋添差通判建康軍府
兼管內勸農營田公事二年改差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磨勘轉承
議郎發遣興化軍四年轉朝奉郎除宗學博士御筆有云擁俊望以重
來知直心之猶在除監察御史繼除右正言兼侍講咸淳元年轉朝散
郎御筆除殿中侍御史二年轉朝請郎八月除權工部侍郎兼修玉牒
官十月權尚左郎官三年恩封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二月累疏祈

開旨除職典郡同日陞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公事

節制屯戍軍馬有旨疾速之任值父憂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時咸淳

戊辰五月甲戌也距生嘉定戊寅十一月十二日自號山總所著有山

總集若干卷配江氏贈淑人合葬二十四都煙村生三子曰膺祖曰昭

祖曰崇祖以丞相恩授承奉郎待銓江東漕運宋史度宗紀咸淳二年

修德之言帝有三日壽道在修德後世林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

宋故朝奉郎太府寺丞贈朝請大夫知慶元府陸公夢發墓表

方虛谷

予友故太府寺丞陸公諱夢發字太初嘉定十五年壬午秋八月二十

三日生德祐元年乙亥秋七月二十四日以國事捐軀享年五十有四

是年冬十一月其內封孺人劉氏與其孤文麟等以其柩歸明年夏四

月葬於歙縣南鄉辰嶺之原後八年予訪文麟拜其母堂上知昔者之

葬兵氛熾攘叙行銘德闕弗講乃為文以表諸墓上嗚呼予尚忍表予

友哉始公以承節郎江東轉運司解送禮部別院奏名中寶祐四年丙辰進士丙科換迪功郎監泰州富安鹽場不赴監建康府大軍倉辟江東安撫司無爲軍節制司並準備差遣淮西轉運司幹辦公事內艱服除辟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班改奉議郎辟知溧陽縣終更辟淮東總領所主管文字未赴江東提刑司以縣逸囚按免二官公亦適值外艱服除堂授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監行在所權務茶鹽事之二職者非材不畀一武即登朝入清要會孽賈敗國其狎黨御胗醫工蔡幼習竄廣州華亭縣之上海有富人亦蔡姓賂幼習名其戶曰蔡御胗以辟科徭例没入貨產朝命公往簿錄偕行武臣未嘉蔡起莘第遙坐屋外諉公入室檢校逮出群兒攢槩格官吏起莘走免而公與賊戰遂歿于水事聞擒賊獄治下廣州斬幼習除公朝請大夫知慶元府若生前云者以小民殘殺奉使諱之也文麟如海上號泣河濱久之乃得元身具棺斂士大夫殉王事蹈鋒沉淵得委質之義夫何憾而蓋厚施薄則君子

痛之公先世本吳人遷開封府五世祖惇彥紹聖進士官至武經大夫建炎間扈從南渡仕于金陵曾祖榮再徙于徽州歙縣祖安國皆積善樂意而憚仕父師夢以公累官宣義郎宣義精瘍醫不伐能不責報是生文人用大厥家公未冠試郡校率首諸生公爲詩有聞於深居馮公去非苦鍛酷鍊邃挾深汲忘殫廢寐不愜意不止至爲文謂初心馮公夢得嘗語之故一俗語必易一雅語一熟字必易一生字由今而泝之古窮剔于百氏極於經至無可易而後止故詩之用意常幽遠而文有樊宗師宋景文之遺凡公未脫選以前歷任皆留金陵最爲制使裕齋馬公光祖所知專爲治牋牘強祠部之於韓魏公李姑溪之於蘇定武學者謂公媿美公湛思好謀然終不深而踈孝友于家謙和于鄰間喜狗友朋之急經術詞章可講讀文字官而治邑以吏能自任審措綿密溧陽之政士民德之常欲卜居南徐已而復歸于里締新宇以其舊畀其兄公母洪氏封安人男五人長文麟孺人劉氏所出次文鳳皆將仕

郎次文彬文龍文虎女一人定姑未行孫男一人景星遺文曰烏衣集
圻南集又有別集公所自纂親題曰曉山零集詩總七百餘首多與予
賡和者他文未暇編次予少公五歲公初廷對與予偕行後兩舉始筮
仕湖海彙粹出處過從悲酣歡傲矚遇殊異慨念予平生知己者鮮感
公嚙囊慘愴哀傷嘗見公辛儉崛起人以為榮又見公患難淪謝時單
事更道不一試而抱九泉無窮之恨則夫人世之推爭強競而不自戢
者曾不知他日為何如也

序故葉太守宗茂事

朱風林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
不偶也為之賦詩而其里之老友朱升為之序序曰宗茂葉廉翁之子
也生二歲移家于蓼自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
學戴氏記歲下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蓼訪之
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兵旋至蹂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

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知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既而
鎮戍官適前從統鄉兵者於是上下相安得行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
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遣使督造
戰船事集使守饒饒境接婺源民懼其至戍將與之不協不久罷去詎
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不厭或又摘其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城
築所賦尋仇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
終嗚呼宗茂而止於斯邪宗茂風神秀澈言笑媚好讀書史不數過成
誦為人比方解說無不喻者隆師親友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作
詩有思致有所論述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為於世者往往以器畧待
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為謙退推讓以苟悅人視己之善如人之善
視人不善如己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譽毀
以此揚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
世之氓困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

愈歸之田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十而不亂卒其經業名進士也展其政事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斂華而實爲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邪始宗茂從予游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念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予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絕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矣吾與仲謙之悲何時而已邪

李主事厚傳

楊刑書

李君厚字執中出唐諸王孫後因廣明之亂避地居祁之新田曰昭三者析居李源人日以蕃遂姓其地君自幼性孝美姿容脩然孤特洪武中選補弟子員末樂初由太學生授刑部主事存心忠恕臨事決斷籍

籍有聲時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歐祖母獄者君鞠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歐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上以笏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謫君安南掾君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附死獄以媚

上邪至則與文人騷客觴咏不悔安南人相謂曰金鍾大鏞混於土鼓瓦缶之中然音韻不同也三年

上感悟其言復召爲吏部主事人又相語曰金鍾大鏞列之東序矣未踰月復以言事不行乞歸以終先是君之赴召也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讚曰

犯顏諫諍而不避難忠不可則止而無怙祿之心義也李君於是有大臣之節矣一念之誠足以感君心而獲天理之報傳之以爲世勸宜哉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程公富行狀 蘇景元

公諱富字好禮姓程氏其先出自重黎歷夏商周伯休父封程千孫以國為姓至東晉元譚公由廣平持節為新安太守有德于民遂家於欽傳十三世生靈洗仕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廟食黃墩又十三世生汾為唐防驅使自黃墩遷郡之河西十三世生雷甫雷甫生順道贈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母吳氏繼汪氏俱贈淑人生八子長仲仁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加贈右副都御史公之考也母江氏及生母劉氏俱贈淑人公生岐嶷秀穎年十三入郡庠為弟子員典教者奇之曰此宰相器也讀書過目輒成誦落筆表表超脫未幾申午以春秋中鄉試歸丁內外艱癸卯赴春官卒業成均

宣宗皇帝臨御二年大黜御史不職者選國學才識之優者任之授公陝西道監察御史提挈紀綱劾削豪猾有桓典之風庚戌命巡廣東其地阻隔山海使者往往憚之公至不避瘴癘躬歷蠻區蜺聚視民利病鋪大和以惠鰥嫠用重典以威奸暴吏無乾沒之患民有奠安之樂

院內舊有荔枝百樹門夫養猪雞鵝以備使需公曰是設餌也斧其樹夫畜遺歸官農賍貪土豪為民害者悉去之不畏權力聲威振動民到于今稱之奏最授文林郎甲寅秋以江西歲連侵民不得安命公往巡公至不解衣下令招鎖擴門悉出倉實與民活者不知其數樂安永豐新淦三邑間有山大盤嶺巖峻嶮頑民曾子良妖術動眾聚至數萬柵巖穴豎旗號偽稱末順王成國公太師萬戶都督等官焚劫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會府以告或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於寇盜窮蹙之日今彼因民饑蠱惑其心勢焰方熾安肯輸服稍緩燎原為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軍檄守長河都指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弗敵調吉兵鳩民壯躬率抵賊境為援堅兵未至出榜諭以朝廷威德從違利害之故以攜離其黨賊恃眾蜂屯蟻聚來抗我師公出奇敗之賊用蚩尤之術公召術士開之戒眾以待曰霧散必來須臾賊果至公鼓進其勇自將擊之無不一當百賊不能支敗北棄勢搗其

巢穴獲男婦二千餘人既而堅兵會府兵繼至賊益窮蹙盡俘其眾皆欲屠之公曰多被脅從槩而誅之豈仁義之師哉審放平民一千一十五人一郡寧謐謠曰程豸冠破大盤逆賊死吾民安捷奏

上降勅褒陞大理寺左少卿賜紵絲二表裏鈔二千貫時江西苦造紙鑄錢二局爲奏罷之又奏免梳心杉樟等木二百四十餘萬以甦民困有十九人搶猪猪法司擬依強盜死罪公察知其寃曰此左氏所謂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者釋而辨之及代縫掖之士暨田夫村稚屠販隸卒二千餘人擁道遮留請立生祠還署棘寺印平反庶獄民稱無寃正統三年進階中憲大夫薦邑士江彥傑休寧汪永華以賢良進用明年乞假焚黃

上閱其孝思賜寶楮路費既歸作壽藏于歙東之古城關明年還京時其肅缺賢參贊在廷大臣合議公在江西殄滅大盜知仁兼備足當是任詔陞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鎮張掖裁決軍務糾察廉貪訪博

識士以咨所疑定未來策以防急猝小事立變大事驛聞邊備由是井井上而總戎將佐下而部曲卒伍莫不畏服辛酉代還公之在邊凡軍民利病知無不言一曰陝西行都司梁州等衛城內多空地官豪占據軍士賃住艱苦無訴乞取各城被占空地盡撥與軍無力者官爲蓋造俾得安生以養銳氣二曰沒官田土加添稅糧不能及其子孫反貽鄉里之累自今籍沒產土乞依時價賣采上倉支用民免負累官無逋租三曰禦敵殄寇全仗勇敢之士若非平日恩養臨時何以責效甘肅梁州莊浪等十四衛官軍多有勇敢之士精選另編隊伍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使異於衆遇有寇盜必收成效四曰蘭縣過河抵甘肅城堡往年胡寇犯邊多被擄掠詳其所以各堡軍人不會操練故寇至不能抵禦乞令空閑軍餘各給軍器每月操練十日令掌堡官管領遇有警急可相救護五曰古人立賢無方取士非一途而科舉得人爲盛其間有文學者或迂於政事有政事者或劣於文章若不廣求恐未能得人乞

凡遇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會試亦然授職之後嚴加黜陟則人才得矣其言皆切中時務平日言事甚多不能悉書也雲南連年征討蕪川邊儲不給無功命公往區畫餉道崎嶇負載者難公謀于上下從違臧否途董簿校群衆樂趨糧芻克羨士無飢色民不告勞大功用集就軍中陞左僉都御史甲子事竣還賜白金八十兩紵絲八表裏鈔八千緡陞右副都御史無幾公以驅馳南北勤勞感疾明年上章乞歸調養

上念其賢勞命光祿具饌兵部給驛送歸故鄉陞辭之日公鄉百僚咸餞都門外車馬塞途觀者榮之既歸湯藥之暇創別業于壽藏前以居松竹萬挺石闌曲折池水清淺名花異果四時皆具琴瑟之音酬酢之聲日夕不息松竹中作小屋數楹窓几明淨圖書位置暇則幅巾藜杖與二三佳友嘯傲其間宛然神仙洞府也公處心甚仁不屑屑於利環居五七里津渡四處舟梁缺乏營之不吝古城關驛路崎嶇行人蹶趾

捐金伐石四千八百丈往來便之荒年作粥濟飢寒冬袂衣施貧死而無棺者棺之病而無藥者藥之堂弟無屋買東關胡氏屋與之居又爲其先師贈禮部尚書楊公創祠堂於庠東創舊額福田寺于東山割畀腴田五十餘畝遠近祖墓悉置膳塋爲經久計公生洪武己巳十二月十三日天順二年七月七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其居有冰月軒自號冰月道人配畢氏有賢行先卒繼許氏蘇州人俱封淑人子男二長鏞畢出授新安衛世襲百戶次鑑尚幼女二長惠適詹宗文次耐適項佐孫男三璋珪珍孫女一壽全公嘗手編本支族譜及集錄天朝褒封三代勅誥并諸名公卿贈送詩文爲流芳集監察御史宗人璫次爲十卷壽梓以傳其自著雜文及居官政典總若干卷悉藏于家公氣宇俊逸襟度豪豁外若城府內則坦夷戶廷之間不聞急步疾呼待人接物藹然春風和氣其致君之志孜孜焉不少怠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故在

朝則能振肅紀綱出巡則能興利除害茂績奇功顯著天下誠朴之忠

沃在

帝念惠足以振鄉邦德足以昌後世至於拒疑獨斷智也臨難不避勇也辨釋無辜仁也急流勇退明哲也有一於此尚為君子所敬慕矧備體乎大為公郡人屢登公別業命訂其家譜知家世為詳又嘗得公故吏言公歷官行治之實切謂於古名臣無愧也不敢默用書其槩為狀惟當世碩儒君子用表章之以垂不朽焉晚生休陽蘇大謹狀

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吳公墓誌銘

商文毅公

兵部右侍郎新安吳公永清引疾家居者三十餘年成化壬寅十一月十日考終正寢距生洪武己卯三月七日壽八十四事聞上特遣官諭祭命工部造塋域恩典隆甚諸孤綱等懼潛德未白屬其甥南京戶部員外郎汪正述事狀造予淳安山中泣拜請銘刻石墓隧用圖弗朽其孝可嘉已按狀公姓吳氏諱寧永清其字系出吳泰伯後

唐時有諱少微者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寔新安人公遠祖也少微後曰開先遷居歙之澄潭至宋曰大用復遷莘墟大用子永年融州司戶司戶子靖嘉定壬午省元數傳至雷應無子以從子明善嗣公大父也明善無子以公父仕仁嗣仕仁甫倜儻弗羈行義為鄉邑所重配許氏名門女有淑行子三人公其季也公天資穎敏自幼立志遠大言動老成異於凡子年十一有司選補郡庠生祖父欲辭避公曰卿相胥此出曷避為祖父壯其志從之公自是盡心問學經書子史靡不涉獵晝夜淬勵期底于成無何祖父繼殞公執喪盡禮服除以春秋領永樂庚子鄉薦乙巳許安人亦逝公懼弗得吉地以襄大事哀傷不已忽夢有人指其處及遣術士視之果吉遂葬焉人以爲孝感所致宣德庚戌中進士前列乙卯授行在兵部武庫司主事公廉勤有為聲稱籍甚正統戊午陝西涼州守臣以回回迭力等類雜處內地非便奏送京師上命公馳驛轉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聽其貿易生理公言此類貧者

居多若止許貿易而資糧弗給竊恐語言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有
虧柔遠之仁 詔許可大者月給糧四斗小半之遂以爲例是歲考績
援例贈父仕仁甫承德郎兵部主事母許氏安人乙丑遷職方郎中丁
卯命公充副使持節冊往 楚府封通山王及妃周氏凡王府餽送
悉却不受濱行諸親藩相率賦詩以送之歸未幾公以瓦刺也先勢漸
猖厥不可不預爲之備言於尚書鄭公以湖廣南畿征進麓川凱旋官
軍撥充積運以江東河南江北直隸漕運官軍留京操練一旦有警易
於調遣鄭是其言行之戊辰沙尤盜起命都督劉聚率師征勦此是
勅公往南京會同守備豐城侯李賢等簡閱軍士付聚統領公至清江
私占之數居多人心稱快已巳虜寇犯順 英廟親帥六師討之鄭以公老成練達留治部事公乃招募報効人王
敬等五千餘名分撥留守五衛帶管操守仍督山東河南等處官軍至
京校以器械併力禦賊已而土木失利公慮逆賊必起我 畿甸急陳

備邊十事奏留山東下班都指揮衛穎等乞遣廷臣分行江北地方起
取民壯及令江南漕運未回官軍留守京城并河南等處實操官軍舍
餘與守海官軍悉赴京操備八月三十日陞公本部右侍郎復以前郎
中勞給 誥進贈仕仁甫爲職方郎中許爲宜人九月賊入寇大同邊
報甚急

景皇帝命于尚書總督諸軍禦之公獨掌部事十月賊入紫荆關布列
郊外

上命公出都城與總兵議殺賊方略公詣德勝門外營會議而還至門
弗啓賊騎充斥從者各驚散郭外居民潰入城者塞路公立霪雨中移
時衣盡濕賊退乃入是時畿內民庶朝夕相率南奔弗可遏總戎欲請
詔天下勤王公不可曰如此則人心愈驚疑莫若以官軍勝賊本末移
檄郡縣出榜撫安庶可弭變因具奏行之賊既遠遁京畿莫安而公以
勞傷成疾明年景泰改元疾大作不能事事遂慷慨陳情乞歸田里

優詔許之既歸疾漸平復杜門謝客足跡不入城府建祠堂以奉祖考
課耕桑以供稅賦訓子孫以圖報稱客至壺觴盡情或吟咏以爲樂待
族姻故舊恩義兼至與鄉人處漠然無官貴勢自郡邑大夫至閭巷之
人靡不敬而愛之卒之日遠近赴吊門不能容元配汪氏累贈宜人次
周氏呂氏丈夫子五人長綱汪出次縉次紳呂出紳以春秋領丙子應
天府鄉薦授都昌尹陞沂州知州次紋次綺周出紋以春秋領辛卯順
天府鄉薦女一汪出適士人汪惠生子即員外郎正舉成化己丑進士
歷官南京戶部主事贈封父如其官母爲安人公慶澤所及也孫男十
二潏瀚汶浪滄源澍潤濂潭潛淵瀚綱之子亦以春秋領丁酉應天鄉
薦皆俟次進士餘各有志向學孫女十嫁聘皆鉅族曾孫男四椿楫楷
槐女三俱幼綱等卜以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奉葬十四都龍擺溪之
陽從先塋也於乎公耿介士也與人交開心見誠是非之際直言無隱
初不以勢利有無爲趨舍所著詩文亦典則雄渾類其爲人予忝同

朝相知爲深因節畧事狀序而銘之銘曰

欽之山川既秀且清挺生異材爲時賢英制科高步郎署蜚聲遷佐司
馬位隆亞卿胡虜構逆都人震驚兵威既振狐兔遁刑力贊

廟謨坐閱昇平功成身退名重

朝廷肖子哲孫蟄蟄繩繩詩書克紹宦業相承慶澤之盛德善之徵何
以考之視此刻銘

事邪惟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
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
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僮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
疏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
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
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
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曰是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僮
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
雒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
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
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剽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
生立祠

王提刑汝舟傳

羅鄂州

王提刑汝舟字公濟婺源人生三歲而孤不好戲弄纔冠及第性豁達
以風節自喜所不合不肯降色詞知舒城縣熙寧中歲存饑推行荒政
甚悉所全活不可勝計後知南劍州時沙縣獲強盜十三人已殺其魁
餘十二人皆當死汝舟閱牘得捕盜官利賞增入其贓之狀三日而決
皆免死以治行第一除知建州後又知虔州汝舟才力明爽治無劇易
以惠利爲本摧伏豪強貧弱得職以故所至人安之三州訟者好傅律
爲詞若不可破汝舟徐以恩義曉譬旨意折而去括宗擢爲京東轉運
判官奏對言厚庸俗莫先於教養願詔長吏每月臨視學校教授當限
年革少年新進及本貴人爲之又吏貪暴者殆出於天資今雖以此抵
罪纔暮即叙願永不令爲親民之官又言人戶典賣推割不即併歸一
戶官司失察遂爲詭名久益難曉故賦稅積欠者多臣嘗三爲縣令每
因造二稅簿即比對五等丁稅儻言眼有多寡不同者以所剩戶數令
人戶自首并令鄉書手照對收併一處供輸遂無挂欠亦省簿書之費

願詔監司檢察若簿書整齊則無積欠之弊有補國計又請立法委監司視縣劇易令能否使易地因立法取願狀連書奏裁監司涉私者以違制論自京東移河北韓忠彥由北京入相汝舟欲漸還里託求江西忠彥至中書爲言執政皆以爲下遷不可忠彥曰王某以退爲進也朝旨降樣市北珠奏言真宗時詔益州市錦六千匹知州趙稹止市千匹至天聖中仁宗因積奏對獎其恤民臣元符初在京東准省符市錦幾移河北又拋買北珠一珠之直至九十四千陛下即位之初聖政新錦與珠如不可罷猶願詔有司損其數以留難得之錢少助經費奏即日罷之又言河北小鹽產深冀邢趙洺霸所出甚微自元符二年令客人就所住州縣召保給據往買有往復阻節之勞以故多私買諸場停積不售願只令就場召保又解池經水患未復請權以河北且積大小鹽通入陝西賣之自江西徙夔州路提刑告老而歸歷官十七任餘五十年未嘗有失閑居閱六歲安卧而逝年七十九汝舟內行

事祖父母孝繼祖母胡氏沒季父持喪百日而卒汝舟時在南劍上言諸父無在者臣以適孫乞解官接服以終三禮官議詔特聽之因著爲令始筮仕南豐曾鞏贈以詩曰身役簿

雖擾擾力窮文史尚桓

卷手所校書萬餘卷

胡金部 及傳

羅鄂州

胡金部 及字彥思婺源人父紹幼力學嘉祐中林希爲州考試官紹首薦禮部尚書品天下魁文以紹爲第一脫爲剡主簿州遣官分檢諸縣早七縣訴所檢不實獨紹所檢山陰無訴者守因盡委覆視之新昌尤多大族而紹所蠲例下戶後分檢七人者皆衝替紹益知名及紹聖中與弟伸同登第累歷中外政和四年通判深州解有菜圃千六百餘畦歲得錢踰二百萬及以圃送公使庫時州縣官頗營圃規利河北副將令禁卒賣菜虛價錢者五十六人北平軍稻田務官以菜錢決責兵士致斷脫會糴便使者沈積中以假事聞詔獎之曰君子不盡利以責民

不苟得以思義公儀休身相魯國怒拔園葵孔奮爲姑臧長不欲自潤
舊史載之以爲美談汝久踐郎省出倅方州遵條詔之嚴挺潔廉之操
能却園利悉歸有司庶幾古人可勵流俗覆實來上朕用汝嘉於是鞠
二人者召及赴朝終金部郎中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事汪君 墓誌銘

汪龍溪

新安汪氏見於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源者以質推饒欵
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震擢進士第起家爲秘書丞贈光祿少卿曾
祖諱宗顏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穀官至奉議郎贈少
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爲江南聞家皇考諱榮少傅長子
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於學藻復與君連取
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故贈太中大夫君諱愷字伯疆少奇穎渾厚
甫冠爲有司所推入太學爲諸生有能之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
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爲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

參軍丁太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
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
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知處州到官未幾
復移知撫州暮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於是資
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文修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
東路茶鹽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泣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
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蓋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競渡鬪死
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人時大暑牢戶皆滿君止繫
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
爲五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逆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衆躬
造其廬入爲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
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奸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
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爲關吏所錄守即誣以叛并其父械于

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虜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既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緩馭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間王瓌馬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儀焚處州於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以女歸其隣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爲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於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請爲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爲神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第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爲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於括蒼少游奇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爲事循循然有德君子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

欺亦不能奪而卒歸於忠厚云太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太中以爲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遣之不私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其難先是君恬於進取數免稀遷居閒之日多泊太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徙四壁立無置錫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甘分少於長幼親疏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談終日出於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聞者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全宣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密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二子曰堯舉右迪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巖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傅墓南三里葬雖於

君為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為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而君獨約其所
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祚齊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泣民思
之無秋毫愧怍於其中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宮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致仕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贈光祿大夫程公萬家傳 程伯茂

公諱邁字進道程氏世為新安望族皆祖晉新安太守元譚梁鎮西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其先自歙黃墩遷開化北原又自北原
遷縣南山曾祖諱懿妣洪氏祖諱適妣汪氏考諱宗顏以公貴贈正議
大夫妣胡氏贈太碩人公幼穎絕倫元符三年登進士乙科解褐補將
仕郎杭州仁和縣尉任滿遷知衢州西安縣政彊明競渡者持杖而譁
官兵不能禁守以語公公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即散與俱來衆驚曰
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督諸郡水旱積欠郡因移文督稅之倚閣

逃絕者公曰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欠也守不能屈由是他邑畸零逃
絕者皆免考試處州回縣有大辟七事閱案釋其三無異議調知楚之
鹽城縣宰相劉正夫抑初見其名召與語曰往在太學見君今為縣有
美政薦之徽宗嘉其對除提舉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車返里里
人榮之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公閱其牘問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
公曰爾所齎券乃慶曆三年時方年七歲安得妻財置產訟者歎以為
神曰早二十年遇之可以無訟歲旱募流民浚洪州東湖水患為息歲
飢發常平賑濟俄移南京提舉先是陳彥文守豫倚勢暴恣公繩以法
俄而彥文入為戶部侍郎劾其在江西日發廩踰數坐罷尋差知道州
召為戶部員外郎除提舉措置河北糴便使以辨聞命再任繼除直秘
閣忤中使宣諭李彥中山帥迎彥意劾之褫職罷任知信州未上丁內
艱高宗即位召除左司員外郎俄遷太府卿兼郊祀大禮提點一行事
務時巡幸伊初未能悉遵舊典公討論斟酌務省十六七因編進命付

史館禮成遷起居郎會建賊葉懷久不下詔能臣撫綏除直隴圖閣福建路轉運使召爲太常卿改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吏部侍郎時叛兵楊勛窺福唐公選軍募民以戰艦守水口勛乃趨漳泉命其尾之遂走之廣南葉懷旣敗范汝爲復嘯聚委公措置招撫統制李捧爲所敗公遣約降有日謝向等奉使募兵遣人誅賊欲自以爲功於是復叛而所在盜起率萬人建劔汀邵武皆盜區公且招且捕所向悉平惟汝爲未下乃遣新招降張毅使守古田責以立功又謹守南劔界移制置使兵入屯田汝爲由是不敢復窺興化漳泉公又度大將辛企宗謝向等終不能平賊密請王師航海不五日可至福州庶一戰滅章十上不報乃奏謝向連賊企宗玩寇且賊不可赦上感悟命大臣由海道出賊不虞王師至不日平費不及民乃請錄死士後給脅從無歸者粟及田廬掩露茵選循吏撫養留廣東舶米五萬以寬民賦且乞量留大軍以彈壓殘黨得三千人後松溪及汀漳有寇賴以平自是甌閩八州寧

謚耕桑復業紹興五年召進徽猷閣待制知温州黥平陽吏四十人他縣稍以次遁去上謂宰相曰程邁溫州之政光絕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服闋提舉江州太平觀俄召赴行在力辭差知信州信民囂訟吏巧於法公得姦痛治境內懾服訟訴爲衰明年郡既潦復旱蠲食稼累擢輒應亟抱稼以死歲大稔邦人作感應記會議復發運司以公充使公以爲祖宗時發運司事權甚重今屬官纔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任大重權大輕給緡錢二百萬欲一年有成效二年有畜積則利源大狹責效大速又今二百萬不能當昔時百萬所糴固不廣而倉廩稍脚之費皆未知所出若責之州縣深懼擾民且謀不審則行不遠責大速則智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喻之且令增給糴本陞辭又奏曰昔唐劉晏兼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始分爲三然三司使居內而發運使居外猶相爲表裏今天下財益分租庸專於轉運常平專於提舉鹽鐵則有本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戶稅雖總之發運但

存其名耳况今中外責此司甚重而視此司其輕願詔使明知興復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時則臣不敢辭上曰已詔三省除卿雜學士以增重使權會後省繳奏而止乃置司平江府以秋成和糴各因其郡縣為價稍增之糴四十餘萬而所費糴本幾半廷臣屢以為言上輒止之尋權知府事又言今糴本尚二百餘萬緡可糴五六十萬石而一司官吏與將來漕運所費比民間價又增什四五則糴買終無補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除知鎮江兼沿江安撫使軍興後為一新官府陶瓦貧民因興修學校鄱陽歲饑多盜上憂之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修畫寬恤三十許事揭于城門人情大悅乃奏乞蠲舟車征筭增米價以來遠商察征商諸敝使不得為梗未幾米暴集閱數至六十餘萬斛價為之損半民食大足而羨餘及於徽信二州閱歲徙温州至適火後為營官舍于區開河渠均主樓結火保更為新學多士趨勸詔書褒諭轉左中奉大夫進顯謨閣直學士再知福州州右舊招安賊首其等二百餘人以使臣

虞羈縻之郡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盡遣歸樞密院聽差使其年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十五年正月廿九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八遺表聞進四官累秩左中大夫爵文安縣開國子葬本縣後崗所著有漫浪編五卷奏議表啓三十卷詩二百篇公與王龍溪藻同時王掌詞翰以文雅稱公累更麾節以勞績著高配同邑胡氏封碩人贈咸寧郡夫人子三人長延年奉議郎通判洪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次永年承奉郎福州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次修年承議郎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孫七人長莘老承議郎撫州錄事參軍次渭老朝散大夫知靖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次傳老文林郎次漢老老彭老五世孫宣教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公事借緋森謹述

羅鄧州墓誌

羅蘄州

先兄姓羅氏諱頌字端規徽州歙縣人曾祖諱承吉祖諱舉朝請大夫考諱汝楫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累贈少師妣魯國夫人俞氏紹興二

十二年以先君任子恩補承務郎注臨安府餘杭縣浣坎鎮改潭州南岳廟連丁考妣憂除喪監鎮江府排岸擢監行在左藏東庫未上省罷差湖北司主管機宜文字行在檢點贖軍酒庫所幹辦公事通判鎮江府知郢州紹興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于郡積官朝奉大夫其六月喪歸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于歙縣永豐鄉幹村之源娶宋氏封安人子阜臣蚤卒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泰初次未行孫棟當以致仕恩得官兄資超邁身長七尺眉目聳異自少負志氣力學殆天性儕輩或少息終不休過庭時每出一篇先君未嘗不稱善及長逮脫節讀書著述如課程倦極徙倚提卷不釋手得異書喜其若他人好好色嗜甘羶然居喪終制寢苦室絕葷茹如禮性不諂使阿附得大官要職不肯為其在荊州帥葉公衡自謂幕中得天下士丞相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為翰林學士客皆往賀兄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為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凡

子所謂得志不為者皆當置度外益公以此愈加敬季兄鄂州亦益公所重故每以二在期之其佐京口屢舉事奉兵部侍郎耿公秉為郡每言為僚率雷同相取下助我特羅君守郢登對其一乞申勅四方主帥修明軍政禁私設其二欲如西漢武宣置書責屬州郡光武一札賜方國為聳動之具以勸事功其三擇縣劇易以選能吏上問京口軍民情條對甚悉到郡為政清靜庭無留辭京山民董小大有妹為張復禮所姦因欲娶之不可則醉酒搯其父母小大與其黨擊之致死皆謂罪在大辟兄獨以情輕奏部使者不謂然使再勘公言復禮姦人女至辱其親小大解后至此情可念奏上果從杖貸未幾悍卒吳順在娼舍踢死民陳舍僧大吏庇之無敢言舍僧單獨或請執狀以葬兄知之杖大吏捕順成其獄部使者怒以為前後輕重不類兄曰軍人殺平民能使大吏為覆護權其後取旨竟絞郢蓋馬綱道所自出食穀舊責之都保至是郡悉自任凡免役科擾十一事兄歷官可紀甚多而弗自言其梗槩

若此兄始為進士屢上春官不第其為詩文至歲彙數十筆力高古特出奇詭跌宕識者以為有西漢風平生抱負一時名士所推許而年位不永豈惟門戶之痛云弟朝散郎新權通判蘄州事賜緋頌謹誌

宋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黃公何行狀 汪伯游

曾祖宗議 妣程氏

祖中理 妣吳氏

父傑贈奉直大夫 妣吳氏贈太恭人

徽州府休寧縣千秋鄉永慶里黃何字景蕭年七十四歲

黃氏世緒高華代有顯異其在新安休寧始大者則公也奉直弱冠有文名未強仕卒公生僅三月祖奇公謂當元吾宗愛之特異諸孫奉議郎吳公歿選公祖妣之弟也祖垂歿託公於吳公台吳公使與二子俯微游二吳為鄉先生聚徒甚眾昆仲馳名聲太學時人有云眉山三蘇江

東二吳者是也已而復從文簡程公大昌游所得益超詣與賢書登丙戌第時太恭人華髮在堂公調吉州泰和主簿而歸喜動慈顏里黨更醜周旋膝下廷三年丁太恭人艱再調饒州番陽簿公謂賦役公私所繫不輕出朱入墨不敢少縱三年三易守皆知其才委檄查至公悉心區處上下翕然有部使者以私怒一尉俾餘千丞核其罪丞以無罪報使者怒復委公公誓之實無罪也併丞直之使者愈怒斥公府廷謂當與尉並核公不為運俄使者罷乃免公平時出語如恐傷人至臨義興毫髮不屈類如此既滿郡守王公師愈留為掾凡數月公辭而歸關陞用三表公登獨五階從事郎堂除三衢教官衢多士學不肅有宗姓為學生者以其父與公雅好干規矩屏去不恕職掌無大小陞補必以課試有謁于郡于外臺送至者皆不納士樂其公復市田及僦屋歲增以萬計使教與養俱備薦者如式改宣教郎知與國大治治當孔道彫瘵殊甚痛革浮費銖粒有經下車暮年公私浸洽蜀騎西來歲無虛月前

此蕩粟不備凡部送者繫馬縣庭毆擊吏胥公經理閒田許民耕佃額
一司掌之以備馬綱之用且具言于郡與部使者俾勿壞至今賴之土
產鐵境有湖中峙三山適兩淮嚴盜鑄之禁廢至其山至四千餘人尉
出警輒角敵尉慮其有他乃不白州縣而密聞帥憲司帥聞之朝調元
江官軍軍且至公曰彼民爾奚至是哉乃檄主將軍去境走一介持尺
紙諭以禍福且抽戍兵開間道使可以趨生避死其徒未信也遣數輩
來覘知果撤戍也乃一夕遁去幾半公復匹馬入其巢穴其不去者望
見公單騎小艇從湖中來乃相與言知縣果無害我意遂相率俱去公
復取屋廬柵寨凡盜鑄之具悉焚之乃歸不費一錢不僇一人卒使一
邑晏然邑人合詞以為不然必生大變濫殺無辜當如奚山茶商之事
矣士民相與祠于鄉校人謂可以言功公嘿不言初縣有學無以為資
塵封講席公為具緡廩延其鄉之秀民萬人英嘗從晦翁先生游者為
之長勸來學徒講貫問難不專為科舉計縣事之暇公復橫經與之發

明大義自是誦聲日盛邑之應舉者倍曩時借郡計者浸多學宮廢毀
徧為葺治春秋器服不惟不補抑多非制乃選舉徒持書勞郡求齊公
慶胄淳熙間討論制度更造之組豆冠冕煥然一新每釋菜濟濟洋洋
觀者知所向矣秩滿適四明僉幙近次公亟就之會甲寅乙卯明越大
侵饑死相屬公佐其長修舉荒政謂使當食者群集一所則紛然淆亂
乃家至戶到不避涂潦雨雪米圭撮必使人披之不為虛文時樞密何
公澹帥四明知公寔勞且遇公素厚言之朝減磨勘擢提榷務務獎如
毛隨事剔疏洞見幽隱吏不敢欺且請罷優潤以惠商人以革坐賈額
利由是歲增四十萬緡遷司農寺主簿遷天府寺丞皆出納之地公究
心其職刻革姦蠹蚤莫出入寒暑不渝初內帑有積金前後稱校折閱
殊甚廟堂疑焉命公稱之公權衡精密有增無虧吏戟手旁視大懼不
免廟堂以為能樞密何公尤加稱賞公居官不苟細物大抵然也凡再
轉對奏議四篇卷卷慷慨欲廣聖德結人心嚴郡守責實之政重縣令

之權上嘉之求外任時丞相謝公深甫與公同年進士再三諭公益少
留序遷在朝夕公請益力分括倉廩州左符括山深人多盜奪凡有訐
者公欲示急捕之意必檄尉逮之小擾不恤也至若墮植擇良則不啻
乳哺首與屬縣約情均一家應有違會悉書于曆囊以往來不遺一吏
至縣旁有貪沓撓政者事無巨細必私請掩理從違多不滿欲乃旁午
遣人造說百端侍御史陸公峻詒公書曰是說說者豈足恤願益推所
學以惠彫郡若因浮言輒爾退縮則張官置吏皆可廢矣公不遣一書
入長安唯自信其所志已而流傳公當祠去者公笑曰朝廷黜陟豈容
預知邪已而命下在月餘之後乃前說說者自倡先是郡計赤立凡前
後政四方月餽公到官悉罷之怨謗已譁適又有以宗姓祠祿來請者
實已溢額公遲之浸不悅遂與說說者醞釀至此公歸纔數月清議益
白復昇岳陽凡所施行悉如括舊為政無幾聲誦翕然具見於士民仁
明十事之稱如太守入境之初義勇凡七千餘人例逐于境公恐其落

事亟散遣之州受牒例五鼓投箱職官檢査吏胥批朱所訴未伸費已
不少公以卯時開譙門縱其投箱檢査批朱一切不用且揭榜以郡士
濟民貧官賦官征悉自斟酌蠲減倍常訟不能決者盡索故牘反覆詳
視決遣一空屈者獲伸悍者屏息巴陵之人方恃公以為父母乃有游
士不足於公而又當路適有與前說說者為姻黨者復有予祠之命公笑
曰予無意於仕久矣今成吾志也即日東歸父老遮車號泣載路歸途
過武昌計使總鄉見公曰巴陵至武昌亦遠矣而巴陵士民來此借留
意甚懇切足見得民心如此令人嘆息公寓嚴四十年至是乃還新安
故山省松楸會故老仲姊年八十事之如母里有塌曰清陂溉田千餘
畝塌久廢田不治公一日過之曰是亦可以利民也乃捐資率眾築之
是春旱種不入土而塌下之田秧獨以時秋倍人人歡戴之又為選主
者授之經理于今數年昔時硤确皆為沃壤里社欲祠公焉居山間再
閱歲山深地濕公平時無疾苦至是感肺虛之疾家人鑿藥不便為請

乃買舟復下嚴瀨又數月浸苦脾虛遂終于正寢階為朝議大夫爵為
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故京西轉運方公初之孫承議傑
之女封恭人先公二十六年卒男四人長煥前江州德化簿居三年太
守材之無一日不兼他領闕陞修職郎秩謝還待甫數日公乃易簀次
閱迪功郎新安豐軍安豐簿未試也篤學有敏材皆能大其緒次全次
興早卒一女適迪功郎新寧國府旌德簿史渭孫男一人華將乞公遺
澤女二人公性至孝侍太恭人疾祈寒不解帶念幼孤為天地間孽子
終身以為痛謂太父存育之恩圖報無所欲以年勞一階少答真真未
遠而終奉兄姊采篤舉先人貲產悉畀伯氏不問伯氏歿復經紀其孤
伯姊歸承務郎程公文夷有子秘方鬻亂公識其非凡兒期望閑遠已
而挈以自隨愛之不異已子卒使有立於時仕所至不苟皆公之教也
有舅之子老而獨館之終其身死擇爽塏葬焉其隆風韻若是其孤考
卜玄宮乃得於淳安縣神童峰之原期以嘉定三年十月十五日奉公

于空公天資清苦務自植立然即之粹然和氣襲人其學浩博無涯惟
以格物窮理為宗如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
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皆
物以極而反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其
講學為後進宗師以此其文則韻平而思遠咳唾成章著述多未暇編
次性廉介洗手居官入仕四十餘年所居環堵堂庭不備歲上熟飯不
足半歲既歿其孤粥產以畢葬於里評益仰其清云冰與公同里且同
朝知公久且深誼不得辭故備書爵里歷官行治以俟秉筆者嘉定二
年二月日朝請大夫新知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汪泳狀

宋汪侍郎綱本傳

宋史

汪綱字仲舉歙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
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
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松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

書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治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內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澤物邪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蠹患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蠻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一綱謂向者銀礦全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而於他郡其價倍蓰願力請痛蠲捐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群聚惡以入境疆貸發廩衆至于千餘挾界頭牛橋一若兵爲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曰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岩中呼若官詰書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振糴民賴以安改知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父

義和爲侍御史主管佑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捕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抑及部使者列綱爲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司文字未赴雁內艱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允濟自立遣使來告龔位議者即欲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聽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陸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若高郵三百阻水湖澤與阻戎馬

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
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
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焉鹵守毛澤
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
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
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哉
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
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
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餉當至京者貯
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綱備
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
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
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

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錢貨於
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
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
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士兵生長邊地墳墓家入自爲守邪當
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犂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
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
生券更番勞費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置荒田開墾以爲營田綱以爲
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田終不可得耗
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剛澮堙塞則官爲之助變瘠爲
沃使民有餘蓄是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
益乃止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故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負
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
鈔舊制弗許商之預供貼鈔錢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抉摘隱伏凡虛

額無實議爲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餼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米以石計增六萬直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至綱核名實警檮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移疾乞閒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慮囚至婺有奴挾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誦調妄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寃者台盜鍾百一非共盜尉覲賞躡中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錄錄傳會以成其罪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二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或以大執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兼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

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堯以達城闈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勤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濼灌漑之利其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堦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東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間寢蕩瀕海藉塘爲固隄岸易圯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綱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却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義手教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即位召爲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蠲租六萬餘石捐瘞頓蘇無異常歲越有經總制窠名四十一萬

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橫宮之資爲
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據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
宿敵因是著明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
徇義爲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爲欺宜有以轉移
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爲甚今歲
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
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聞之多
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歷
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
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爲文
尤長於論事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
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